



上元縣志卷之十

人物志二

金陵古帝王之都也自孫吳建國豪傑景繁  
午南渡中原人士避亂江左因遂家焉如王謝  
子弟衣冠文物蟬聯不已豈可謂非鍾山川之  
秀而生者哉他可知已我

太祖開基取天下豪右聚之京師分隸諸司各衛  
而所居者實縣境也今賢哲之生殆倍於邑人  
此而不載則他無所載矣棄高節懿行弗彰佚

賢士大夫之名弗著自昔而恥之於是取古流  
寓諸賢及今官府之籍在上元地者亦列之人  
物使不至湮沒而無傳云

**吳**張昭字子布彭城人漢末辟亂渡江孫策命爲  
長史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昭每得北方士大夫  
書疏專歸美昭策聞之歡笑曰昔管仲相齊一  
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伯者宗今子布賢  
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策臨亡以權  
昭昭率羣僚立而輔之魏使者邢貞拜權

王入門不下車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法無不  
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  
乎貞遽下車吳王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使  
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  
昭正色而出吳主使人呼昭還謂曰爲公作樂  
耳公何爲怒乎昭對曰昔紂爲糟丘酒池長夜  
之飲當時亦以爲樂不以爲惡吳主默然有慙  
色遂罷酒吳主旣稱尊號拜輔吳將軍班亞三  
司改封婁侯食邑萬戶昭每朝見義形於色曾

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蜀使來稱蜀德美而羣臣莫拒權歎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則廢安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後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遼東拜淵爲燕王昭固諫不可言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士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淵果殺彌晏權數慰謝昭昭辭疾篤權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閉戶權使人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宮深自克責昭不得已然後朝會權嘗曰孤與張公言

不敢妄也舉邦憚之年八十一卒遺令幅巾素棺歛以時服權素服臨吊謚曰文

諸葛瑾字子瑜瑯琊陽都人漢末避亂江東曲阿弘咨見而異之薦於孫權權賓待之後爲長史轉中司馬權遣瑾使漢通好與其弟亮俱公會退無私面與權談說諫諭未嘗切諤微見風彩麤陳指歸如有未合則舍而及他徐復託事造端以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往往而釋嘗自顏氏之德使人加親豈謂此邪從襲關羽封宣城

侯以綏南將軍代呂蒙領南郡太守漢昭烈東  
伐吳吳主求和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昭烈相  
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  
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後遷左將軍督公安  
假節封宛陵侯瑾爲人有容貌思度於時服其  
弘雅權亦重之子恪才俊有盛名瑾每歎非係  
家之子卒遺命素棺以時服斂

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初爲縣吏後仕郡  
亂江東吳主權徵儀專典機密吳主遷都秣

太子登畱鎮武昌使儀輔太子太子敬之事先  
諮詢然後行呂壹誣白故江夏太守刁嘉訪詘  
國政吳主怒收嘉繫獄儀獨云無聞吳主遂舍  
之嘉亦得免後拜尚書僕射南魯二宮初立儀  
以本職領魯王傅儀嫌二宮相切近乃上疏言  
二宮宜有降殺書三四上爲傅盡忠動輒規諫  
事上勤與人恭不治產業不受施惠爲屋舍財  
足自容服不精細食不重膳拯贍貧困家無餘  
蓄吳主聞之幸儀舍求視蔬飯親嘗之對之歎

息儀時時有所進達未嘗言人之短事國數十年未嘗有過呂壹歷白將相大臣或一人以罪聞者數四獨無以白儀吳主歎曰使人盡如是儀當安用科法為

**石偉**字公操南郡人少好學脩節介然有不可奪之志舉茂才賢良方正皆不就孫休卽位特徵累遷光祿勳後主朝政昏亂以老耄痼疾乞身拜光祿大夫晉太康二年詔曰吳故光祿大夫**石偉**秉志清白皓首不渝雖處危亂廉節可

紀年已過邁不堪遠涉其以偉為議郎加一石以終厥世偉遂陽狂為盲不受晉爵卒年八十三

**晉周處**字子隱義興人膂力絕人不脩細行州里患之自知為人所惡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稔歲豐何苦不樂父老曰三害未除河樂之有南山白額虎長橋下蛟并子為三害處曰吾能除之乃入山射殺虎沒水搏殺蛟遂厲志好學心存義烈克已期年州府交辟仕吳為

東觀左丞築臺城東隅爲退食讀書處吳平入  
洛累遷爲御史中丞凡所糾劾不避寵戚朝臣  
惡其強直及氏人齊萬年反因共舉之乃使  
夏侯駿西征時賊衆七萬駿逼處以五千兵  
之遂力戰而沒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  
馬機少有異才文章冠世服膺儒術非禮不動  
抗卒領父兵爲牙門將居金陵年二十而吳滅  
閉門勤學積有十年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  
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  
利獲二陸成都王穎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  
率諸軍二十餘萬討長沙王乂戰敗宦人孟玖  
譖之穎怒收機遂遇害臨刑歎曰華亭鶴唳可  
復聞乎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

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研其爲人所推服如此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爲成都王穎右司馬與機同遇害

**賀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其先慶晉漢世傳禮世所謂慶氏學族高祖純博學有重名漢安帝時爲侍中避帝父諱改賀氏曾大父以下俱仕吳循操尚高厲重齒不羣言行進止必以禮

陸機上疏薦之召補太子舍人轉侍御史辭疾去職石冰亂揚州循與王矩顧祕周玘等討平之卽謝兵士杜門不豫功賞陳敏之亂詐稱詔書以循爲丹陽內史循託疾辭之敏不敢逼敏平徵辟皆不就元帝遷鎮東將軍引以爲軍司敦逼不得已乃舉疾至建業元帝親幸其舟側諮政道循羸疾不堪拜謁乃就加朝服賜第一區車馬床帳衣褥等物循一無所受建武初改拜太常時朝廷新建凡有疑滯皆諮之循輒依



禮經以對爲當世儒宗其後以循清貧賜六尺  
床薦席褥并錢二十萬循不得已畱之初不服  
用及踐位以循行太子太傅固讓不許疾漸篤  
車駕親幸執手流涕太子問疾者三往還皆拜  
儒者以爲榮太興二年卒

王導字茂弘瑯琊臨沂人光祿大夫覽之孫也  
少有風鑒識量清遠元帝爲瑯琊王與導素相  
親善及徙鎮建康居月餘士人莫有至者會三  
月上巳王親觀禊乘肩輦具威儀導及諸名

皆騎從紀瞻顧榮賀循竊覘之咸驚懼乃相  
拜於道左導勸引之以結人心乃使導躬造循  
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  
焉及洛京傾覆士女避亂江左者什六七導勸  
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導爲政務在清靜  
朝野傾心號爲仲父帝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蕭  
何也晉國旣建以導爲丞相軍諮祭酒桓彝初  
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顛曰我以中州多故來  
此欲求全活寡弱如此將何以濟往見導極談

元鼎志 卷十 八 三百廿四  
世事還謂顓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及帝登  
尊號引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至於三四日若  
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乃止及劉隗用  
事導漸見疎遠任真推分澹如也敦之反隗請  
悉誅王氏導率羣從昆弟子姪每旦詣臺待罪  
元帝以導忠節有素赦不問明帝卽位導受遺  
詔輔政敦平進封始興郡公進位太保明帝崩  
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輔幼主是爲成帝及蘇  
峻作亂宗廟宮室並爲灰燼溫嶠議遷都導曰

建康古之金陵舊爲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  
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弘衛  
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  
爲墟議遂寢導簡素寡欲倉無儲穀衣不重帛  
帝知之給布萬匹又嘗幸其府縱酒作樂其見  
敬如此咸和五年卒成帝舉哀於朝堂喪事賙  
祔之禮一依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事自導  
渡江子孫遂家建業衣冠文物一時爲盛導六  
子悅恬洽協劬蒼皆知名洽別有傳

下壺字望之濟陰人也弱冠有名譽累轉御史中丞領尚書令明帝不豫與王導等俱受顧命成帝卽位司徒王導以疾不至壺正色於朝曰王公豈社稷之臣邪大行在殯嗣皇未立寧是人臣辭疾之時導聞之乃輿疾而至是時導稱疾不朝而私送車騎將軍郗鑒壺奏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御史中丞鍾雅阿縱不舉劾並請免官事雖寢不行舉朝震肅後蘇峻舉兵壺率諸軍距戰敗績壺時發背創猶未合力疾

戰遂死之二子矜盱隨之亦赴敵死夫人張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爲忠臣汝爲孝子夫何恨矣葬冶城旁至今廟祀不絕

諸葛恢字道明瑯琊陽都人祖誕魏司空以起義被殺父覲奔吳爲大司馬恢弱冠知名值天下大亂避地江左名亞王道庾亮導嘗謂曰明府當爲黑頭公及導拜司空恢在坐導指冠謂曰君當復著此於時潁川荀闔陳蕃蔡謨並字道明與恢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人爲之語

日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元帝承制調爲會稽太守臨行帝爲置酒謂曰今之會稽昔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以君有蒞任之方是以相屈太興初以政績第一詔增秩中二千石後拜中書令明帝時以恢爲侍中加奉車都尉討王含有功進封建安伯

王嶠字開山太原晉陽人司徒渾之族永嘉末攜二弟避亂渡江時元帝鎮建鄴教曰王祐三息始至名德之貴並有操行空蒙飭敘遷太子

中舍人以疾不拜王敦請爲參軍爵九原縣公敦在石頭欲禁私伐蔡州荻嶠曰中原有菽庶人採之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若禁人樵伐未知其可敦不悅敦將殺周顛戴淵嶠於坐諫曰濟濟多士文注寧安可戮諸名士以自全生敦大怒欲斬嶠賴謝鯤以免敦猶銜之出爲領軍長史敦平後除中書侍郎遷廬陵太守卒

顏含字弘都臨沂人少有操行以孝友聞元帝時過江累遷光祿勳乞遜位成帝美其素行就

加光祿大夫賜牀帳被褥勅大官四時致膳固  
辭不受於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名位隆重  
百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於含含曰王公  
雖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  
老矣不識時務旣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  
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豈有邪德乎郭璞嘗  
遇含欲爲之筮含曰羊在天位在人脩己而天  
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  
無勞著龜或問江左羣士優劣答曰周伯仁

正鄧伯道之清卞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也  
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卒自含渡江九世皆誓  
建康曾孫延之有名於宋

**張闔**字敬緒丹陽人吳輔吳將軍昭之曾孫也  
少孤有志操太常薛兼言闔才幹貞固當今之  
良器元帝引爲安東叅軍甚加禮遇累遷侍中  
出補晉陵內史在郡甚有威惠所部四縣並以  
旱失田闔乃築曲阿新豐塘溉田八百餘頃每  
歲豐稔葛洪爲其頌以擅興造免官後公卿爲

之言曰張闔與陂溉田可謂益國而反被黜使  
臣下難復爲善帝感悟以闔爲大司農帝晏駕  
爲大匠卿營建平陵事畢遷尚書蘇峻之役闔  
與王導俱入宮侍衛峻使闔持節權督東軍王  
導潛與闔謀密宣太后詔於三吳令速起義軍  
陶侃等至假闔節行征虜將軍與陶回共督丹  
陽義軍闔到晉陵盡運四部穀以給郗鑒又與  
蔡謨王舒等招集義兵討峻峻平以尚書加  
駱駝常侍賜爵宜陽伯遷廷尉以疾解職拜金紫

先祿大夫卒

謝鯤字幼輿陳國人少知名通簡有高識不脩  
威儀好老易能歌善鼓琴渡江居建業明帝嘗  
謂鯤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何如對曰端委  
廟堂使百僚準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  
之

衛玠字叔寶河東人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皆  
以爲玉人觀者傾都謝鯤雅重玠相見欣然言  
論彌日玠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

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色因天下大亂遂扶老母將家南行至豫章以王敦非純臣不可久畱來向建業京師人士聞其姿容觀者如堵卒年二十七時人謂之看殺

郭璞字景純河間聞喜人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詞賦爲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算歷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王導引參已軍事帝與導令璞筮皆有奇應帝深重之璞因天人休咎之徵輒上疏論時政遷尚書郎

言便宜多所匡益明帝在東宮與溫嶠庾亮有布衣之好璞亦以才學見重埒於嶠亮後王敦起璞爲記室參軍敦之謀逆也嶠亮使璞筮之璞對不決嶠亮復令占已之吉凶璞曰大吉嶠等退相謂曰璞對不了是不敢有言或天奪敦魄今吾等與國家共舉大事而璞云大吉是爲舉事必有成也於是勸帝討敦敦將舉兵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固疑璞之勸嶠亮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

事禍必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遂斬之年四十九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少愛山水尚嘉遯嘗遊名山入吳興餘杭大辟山中居焉時猛獸爲暴文獨宿十餘年竟無患曾爲猛獸去骨鯁王導爲相使迎至京師於西園築臺置之朝士咸共往觀文頽然箕踞旁若無人溫嶠嘗問之曰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情由憶生不憶則無情

瑯城七年一日忽來還山導不聽乃逃歸臨安及蘇峻之亂而臨安獨全人以爲先是

王洽字敬和導中子少與荀羨俱有美稱弱冠歷散騎中書郎吳郡內史徵拜領軍尋加中書令固讓表疏十上穆帝詔曰敬和清裁貴令昔爲中書郎吾時尚小數呼見意甚親之今所以用爲令旣機任須才且欲時時相見共講文章待以友臣之美而累表固讓甚違本意其催洽令拜竟不受



王羲之字逸少司更造後子其真在氣不類  
常流年十三嘗謁戶額謂客曰其之  
有重名爲王敦主簿敦嘗謂羲之是吾家佳子  
弟當不減阮主簿裕亦目羲之與王承王悅爲  
王氏三少時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壻於導導  
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白曰王氏諸少並  
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床坦腹臥  
獨若不聞鑒曰此正佳壻邪訪之乃羲之也  
以女妻之起家以書郎後爲右軍將軍會

史謝安總中書安好聲律其功之慘不廢絲竹  
士大夫效之遂以成俗嘗與羲之登省城悠然  
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  
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勦  
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世所宜安不能  
用尤長於隸書爲古今之冠人謂羲之人品甚  
高爲書名所掩云

王彪之字叔武丞相導之姪初除著作郎屢遷  
吏部尚書桓溫欲北伐詔不許溫輒下武昌人

情震懼或勸殷浩引身告退彪之謂浩曰彼抗表問罪卿爲其首事任如此猜釁已構欲作匹夫豈有全地邪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欵誠陳以成敗當必旋旆若不順命卽遣中詔如復不奉當以正義相裁無故忽忽先自猖獗浩曰決大事正自難聞卿此謀意始得溫奉旨果不進長安人雷弱兒梁安等詐云殺苻堅以降請兵應接時殷浩鎮壽陽便進據洛陽復山陵屬彪之疾歸上簡文牋陳弱兒等容

有詐僞浩未應輕進尋弱兒果詐姚襄叛浩大敗退守譙城簡文笑謂彪之曰果如君言自頃以來君謀無遺策陳張復何以過之溫將廢海西公百僚震慄莫知所爲彪之旣知溫不臣迹已著理不可奪乃謂溫曰公阿衡皇家便當倚傍先代耳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曾無懼容溫歎曰作元凱不當如是邪簡文崩羣臣疑惑未敢立嗣或云當須大司馬處分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

稟諮必反爲所責於是朝議乃定及孝武卽位  
太皇太后以帝沖幼加在諒闇令溫依周公居  
攝故事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  
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封還事遂  
不行溫遇疾諷朝廷求九錫袁宏爲文以示彪  
之彪之視訖謂宏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  
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更小遲迴宏  
從之溫亦尋死遷尚書令與安共掌朝政安  
曰朝之大事衆不能決者諮王公無不得判

元二年卒

謝安字安石陳郡陽夏人少有重名朝命敦辟  
皆不就人爲語曰安石不起當如蒼生何年四  
十餘始應大司馬溫命爲司馬溫深重之徵拜  
侍中吏部尚書中護軍簡文崩溫入赴山陵止  
新亭大陳兵衛延見朝士或言將害王謝遂移  
晉室坦之甚懼見溫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  
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  
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曰正自不能不爾遂

笑語移日時孝武帝富於春秋政不自己溫威  
振内外人情噂嗜互生同異安盡忠匡翼終能  
輯穆及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  
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溫薨錫命遂寢尋  
爲尚書僕射詔總關中軍事苻堅率衆號百萬  
入寇次於淮淝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玄  
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既而苻  
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  
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棋賭別墅安棋常劣於

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遂遊陟  
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堅有驛  
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書竟便攝放牀上了無  
喜色棋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已破賊  
旣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折其矯情  
鎮物如此會稽王道子專權安出鎮廣陵築新  
室而居之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  
每形於言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雅志未就尋  
卒贈太傅謚文靖安避亂渡江遂家建業衣冠

人物與王導等時稱江左王謝

王坦之字文度其先太原人祖承避亂渡江父述爲尚書令坦之弱冠與郗超齊名時人爲之語曰盛德絕倫郗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簡文帝臨崩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溫薨坦之與謝安共輔幼主盡忠帝室遷中書令咸山鎮廣陵臨終與謝

桓沖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朝野痛惜之

王獻之字子敬羲之最幼子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常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旣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獻之工草隸善丹青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爲謝安長史卒

謝玄字幼度太傅安之姪也少穎悟爲安所器

重及長有經國才略屢辟不起後桓溫辟與王  
詢爲掾並禮重之苻堅疆盛邊境數被侵寇時  
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  
中書郎郗超雖素與玄不善聞而歎之曰安違  
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爲不然  
超曰吾嘗與玄其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  
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及苻堅自率兵次於項  
城衆號百萬玄先遣劉牢之領五千人直指洛  
澗斬梁成堅列陣臨淝水軍不得渡乃使

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爲噓是不欲速戰也  
使諸軍稍卻令將士得周旋僕與君緩轡而觀  
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淝水勢必萬全堅  
曰但令半渡我以鐵騎蹙之融亦以爲然遂揮  
使卻陣衆因亂不能止於是玄等以精銳八千  
涉淝水大戰堅中流矢臨陣斬苻融敵衆奔潰  
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淝水爲之不流  
餘衆棄甲宵遯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已至  
草行露宿重以饑凍死者什七八獲堅乘輿器

物軍資山積牛馬驢羸駱駝十餘萬於是命玄  
乘輿經畧舊都三魏皆降加玄都督七州軍事  
封康樂縣公病卒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謚曰獻武

王珣字元琳洽之子弱冠與陳郡謝玄爲桓溫  
掾俱爲溫所重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旌  
仗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時溫經畧  
中夏竟無寧歲軍中機務並委珣焉文武數  
人無識其面孝武雅好典籍珣與殷仲堪徐

王恭郝恢等並以才學文章見昵委珣端右珣  
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旣覺語人云此當有大  
手筆事俄而孝武崩哀冊謚議皆珣所草官置  
散騎常侍

范甯字武子南陽順陽人少篤學多所通覽時  
浮虛相扇儒雅日替甯著論以王弼何晏之罪  
深於桀紂累遷中書侍郎孝武帝雅好文學甚  
被親愛朝廷疑議輒諮訪之甯指斥朝士直言  
無諱出爲豫章太守在郡大設庠序又起學臺

功用彌廣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以此抵罪既免官家於丹陽猶勤經學終身不輟初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沈思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

吳隱之字處默濮陽甄城人美姿容善談論博涉文史以儒雅標名年十餘丁父憂每號泣行人爲之流涕事母孝謹及執喪哀毀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每至哭臨之時恒有雙鶴警叫及練之夕復有羣雁俱集時以爲孝感所致隆

初爲廣州刺史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至泉所酌而飲之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愈厲罷官之日裝無餘資所居內外茅屋六間籬垣仄陋妻子不免饑寒初隱之爲奉朝請謝石請爲南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石知其貧素乃令移廚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其清介如此



南北朝王曇首太保弘少弟也幼有操尚兄弟分財唯取圖書而已與從弟球俱詣宋高祖時謝晦在坐高祖曰此君並膏粱盛德乃能屈志戎旅曇首答曰旣從神武之師自使懦夫有立志晦曰仁者果有勇爲文帝鎮西長史高祖謂文帝曰王曇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可每事諮之及文帝被迎入奉大統議者皆致疑曇首與到彥之固勸並言天人符應上乃下率府文武嚴兵自衛及卽位謂曇首曰非宋昌獨

無以致此以爲侍中尋領右軍將軍徐羨之謝晦等誅曇首與有力焉文帝欲封之因拊牀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封詔成出示曇首固讓不受七年卒文帝爲之慟中書舍人周起侍側曰王家欲衰賢者先殞文帝曰直是我家衰耳追贈左光祿大夫

謝弘微晉太保安之族孫從叔峻無後以弘微爲嗣幼時精神端審時然後言叔父混名知人曰此兒深中夙敏方成佳器襲峻爵建昌侯弘

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唯受圖書數千卷國吏數人而已遺財祿秩一不關預混聞而驚歎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曜弘微並以文義賞會常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遊其外雖復高流時譽莫敢造門瞻等才辭辯富弘微每以約言服之混特所敬貴號曰微子義熙八年混以劉毅黨獲罪其妻晉陵公主詔與謝氏離絕公主以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宰輔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僕千人

唯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記籍宋高祖既卽位以混得罪前代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還謝氏自混亡至是九載而室宇脩整倉庫充盈門徒僕使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亾矣累官尚書吏部郎叅預機密加侍中東鄉君薨資財鉅萬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營葬混女夫殷獻素好擣蒲聞弘微不取財物乃濫奪以歸戲責內

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少慕棲逸不受徵辟元嘉十五年徵至建康館於鷄籠山聚徒教授置生徒百餘人時四學並建文帝累幸次宗館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後又徵詣建康爲築室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爲太子諸王講喪服禮經次宗不入公府乃使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業二十五年卒於鍾山

**王僧綽**曇首子幼有大成之度衆以國器許之好學有理思練朝典宋元嘉中徙尚書吏部郎叅掌大選究識流品諳悉人物拔才舉能咸得其分遷侍中任以機密僧綽沈深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文帝末年頗以後事爲念以其年少方欲大相付託朝政大小皆與叅焉文帝欲廢元凶劬召僧綽謀之僧綽勸令速斷言甚切至帝猶豫不決及劬弒逆料檢巾廂及江湛家書疏得僧綽所啓饗士并廢諸王事乃收害焉時

王僧虔僧綽弟世為宰輔昆仲有時名太保弘每與兄弟集會任諸子孫相戲僧達下地跳作虎子僧虔年數歲獨正坐採蠟燭珠為鳳凰弘曰此兒終當為長者弱冠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唯跡逾子敬方當器雅過之兄僧綽為元凶所害親賓咸勸僧虔逃僧虔涕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出為武陵太

兄子儉於中途得病僧虔為廢寢食容慰之僧虔曰昔馬援處兒姪之間一情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其心誠未異古亾兒之胤不宐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無復遊宦之興矣累官尚書令齊高帝革命遷持節都督湘州諸軍征南將軍湘州刺史侍中如故清簡無欲不營財產百姓安之兄子儉為朝宰起長梁齋制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即毀之永明三年卒

袁淑字陽源陽夏人少有風氣年數歲伯父湛謂人曰此非凡兒元嘉中累遷尚書吏部郎太子左衛率元凶劬將為逆其夜淑在直呼淑及蕭斌等告以明日將行大事望相與戮力淑斌並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劬怒斌懼曰謹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邪殿下幼時嘗患風或是疾動耳劬愈怒因問曰事當剋否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剋但既剋之後為天所不容大禍亦旋至耳淑出還省繞牀至

乃寢劬將出已與蕭斌同載呼淑甚急淑眠不起劬停車奉化門催之相續徐起至車後劬使登車辭不上劬殺之武帝即位贈侍中大尉謚曰忠獻兄子顓齊前廢帝時為吏部尚書出為雍州刺史明帝定大事顓舉兵討之眾潰而柳世隆字彥緒河東解人元景弟子也幼挺然自立及長好讀書涉獵文史元景愛賞異於諸子言於宋孝武得名見帝謂元景曰此兒將來復是三公一人累官尚書左僕射世隆少立功

名晚專以談義自業善彈琴世稱柳公雙鎖為士品第一兼曉術數於倪塘創墓與賓客踐履每往長坐一處及葬正其坐處

**謝靈運**玄之孫少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為江左第一襲封康樂伯出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遊遨理人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為詩詠以致其意在那一周稱疾去職居會稽每有詩一首都下貴賤莫不競寫宿昔間士庶皆徬靈運

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為二  
**謝惠連**方明子靈運族弟也幼有奇才十歲能屬文不為父方明所知靈運去官還會稽時方明為守靈運造焉遇惠連大相稱賞靈運性無所推重獨重惠連與為刎頸交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為工常云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

**謝眺**字玄暉少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善草隸

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眺好  
獎人才會稽孔闔粗有才筆未爲時知孔珪嘗  
令草讓表以示眺眺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  
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其獎成無惜齒牙餘  
論其好善如此

謝莊字希逸弘微子七歲能屬文宋文帝見而  
異之曰藍田生玉豈虛也哉時南平王獻赤鸚  
鵡普詔羣臣爲賦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示  
及見莊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

亦一時之傑也遂隱其賦

袁粲初名愨孫顛從弟幼慕荀奉倩爲人改名  
粲字景倩明帝時累官尚書僕射領吏部加中  
書令又領丹陽尹粲負才尚氣愛好虛遠雖位  
任隆重不以事務經懷獨步園林詩酒自適家  
居負郭每策杖逍遙當其意得悠然忘返郡南  
一家頗有竹石粲率爾步往亦不通主人直造  
竹所嘯咏自得主人出語笑欵然俄而車騎羽  
儀至門方知是袁尹明帝崩與褚彥回劉劭並

受顧命齊高帝方革命粲不欲事二姓謀矯太后令率宿衛兵攻之於朝堂事泄高帝遣戴僧靜向石頭粲衆奔散粲還坐列燭自照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義至此耳僧靜挺身暗往奮刀直前欲斬之子最覺有異抱父乞先死兵士人人莫不隕涕粲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僧靜乃拜斬之顓子昂齊永明中爲吳興太守梁武帝起兵州郡望風皆降昂獨拒境帝手書喻之建康城平昂舉

勸吳帝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敕元履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其容之勿以兵威凌辱元履至宣旨昂亦不請降開門徹蔽而已及至帝亦不問其過後爲尚書令

王儉字仲寶僧綽子幼有神彩專心篤學少不釋卷齊高帝爲太尉爲右長史恩禮隆密專見任用儉少有宰相之志物議咸相推許時大典將行儉爲佐命禮儀詔策皆出其手齊臺建遷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制度草創儉議



舊事問無不答高帝歎曰詩云維嶽降神生甫  
及申今天亦爲我生儉也永明二年領丹陽尹  
三年領國子祭酒四年兼領吏部儉長禮學詣  
究朝儀每博議引證先儒罕有其例入佐丞郎  
無能異者令史諮事賓客滿席儉應接銓序旁  
無畱滯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劔衛  
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髻斜插幘簪朝野慕之  
相與倣效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  
安蓋自比也武帝深委仗之士流選用奏無不  
可儉屢啓求解選不許七年卒

謝朓字敬冲弘微孫幼聰慧十餘歲能屬文父  
莊遊土山賦詩使朓命篇朓攬筆便就莊因撫  
朓背曰真吾家千金宋孝武遊姑孰勅莊攜朓  
從使爲洞井贊於坐奏之孝武曰雖小奇童也  
蕭道成輔政選朓爲長史勅與褚炫江斲劉侯  
俱入侍號爲天子四友道成方圖禪代思佐命  
之臣以朓有重名深所欽屬論魏晉故事言石  
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幾也

肅答曰晉文世事魏氏將必終身北面假使魏  
早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道成不悅及齊  
受禪肅爲侍中當日在直百僚倍位侍中當解  
璽肅佯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受齊王  
肅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懼乃使稱  
疾肅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乃  
得車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爲侍中解璽旣而大  
子願言於高帝請誅肅高帝曰殺之則遂成其  
名正應容之度外耳遂廢於家後復出居郡

武四年徵爲侍中中書令抗表不應召梁武  
祚徵之亦不屈遣使敦譬明年六月肅輕舟出  
詣闕自陳旣至詔以爲侍中司徒尚書令肅辭  
足疾不堪拜謁乃角巾肩輿詣雲龍門謝詔見  
於華林園明日武帝幸肅宅醮語盡歡肅固陳  
本志不許因請自還迎母乃許之臨發復臨幸  
賦詩餞別士人迎送相望於道建康勅材官起  
府於舊宅武帝臨軒遣謁者於府拜授焉  
明僧紹字休烈平原人明經有儒術宋元嘉中

再舉秀才永光中鎮北府辟功曹並不就隱長  
廣郡嶗山聚徒立學魏剋淮南乃渡江齊高帝  
爲太傅徵爲記室參軍不至住攝山聞沙門釋  
僧遠夙德往候於定林寺帝欲出寺見之僧遠  
問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爲相對僧紹曰山藪之  
人政當鑿坯以遜若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  
事旣而遜還攝山建棲霞寺而居之帝甚以爲  
恨昔戴顓高臥牖下以山人之服加其身故  
後高帝仍賜竹根如意筍籜冠

謝瀹字義潔肫之弟少簡靜有韻度王或見而  
共之言於定孝武孝武名見於稠人廣衆中舉  
動閑詳應對合旨孝武甚悅爲吳興太守有美  
績後爲吏部尚書蕭鸞廢鬱林領兵入殿左右  
驚走報瀹瀹與客圍棋畢局乃還齋臥不問外  
事鸞又廢海陵自立瀹遂屬疾不視事後燕會  
功臣尚書令王晏等興席瀹獨不起曰陛下受  
命應天從民王晏妄叨天功以爲己力明帝大  
笑解之

劉瓛字子珪小字阿稱沛郡相人丹陽尹惔之  
 六世孫篤志好學博通訓義兄弟三人其處蓬  
 室一間為風所倒無以葺之怡然自樂習業不  
 廢聚徒教授常數十人丹陽尹袁粲聞而請之  
 指廳事前古柳謂瓛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  
 想高風今復見卿可謂不衰矣齊高帝踐祚召  
 入華林園談語甚悅欲用為中書郎使何戢喻  
 旨瓛笑曰平生無榮進意後以母老闕養再為  
 郡丞當時都下士子貴游莫不下席受業當一

推為大儒住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  
 敬慕不敢指斥呼為青溪焉瓛有至性祖母病  
 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為爛母孔氏甚嚴明前  
 親戚曰阿稱便是今世曾子居母憂廬墓不山  
 足為之屈杖不能起此山常有鵠鶴鳥三年不  
 敢來服釋還家乃至梁武少時嘗從受業天監  
 初詔為立碑謚貞簡先生弟璉字子璈嘗與友  
 人同舟友畱目岸上女子璉舉席自隔不復同  
 坐瓛夜隔壁呼璉不時應問之曰東帶未竟耳

周顥其先汝南人於鍾山立精舍清貧寡欲終日長蔬後應詔出仕將過北山孔稚圭爲北山移文以卻之後累官國子博士兼著作所著有四聲切韻子捨

**周捨**顥之子博學精義理齊時弱冠舉秀才除太學博士梁初召拜祠部郎中禮儀損益多自捨出累遷吏部郎預機密二十餘年帝以爲有公輔器與徐勉同參國政俱稱賢相

**何點**字子皙廬江人年十一居父母憂幾至滅

性及長感家禍欲絕婚宦祖尚之強爲娶將親迎點累涕泣求執本志遂得罷點明目秀眉容貌方雅真素通美不以門戶自矜博通羣書善談論家本素族親姻多貴仕點雖不入城府性率到好狎人物遨遊人間不簪不帶以人地並高無所與屈大言箕踞公卿下之或乘柴車躡草屨恣心所適致醉而歸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稱重其通號曰游俠處士從弟遁以東籬門園居之孔德璋爲築室焉豫章王嶷命駕造點

點從後門去司徒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尚望塵不及吾當望岫息心後點在法輪寺子良就見之點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以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梁武帝與點有舊及踐祚名見於華林園賜詩酒恩禮如故仍下詔徵爲侍中捋帝鬚曰乃欲臣老子邪辭疾不起仍下詔所在資給之初兄求隱吳郡虎丘山卒弟胤爲中書令亦棄官游會稽世謂何氏三高

王志字次道僧虔子九歲居所生母憂哀容

瘠爲中表所異爲宣城內史清謹有恩惠郡民張倪吳慶爭田經年不決父老乃相謂曰主府君有德政吾曹鄉里乃有此爭倪因相攜請罪所訟地遂爲閒田後爲東陽太守獄有重囚十餘人悉遣還家過節皆返惟一人失期獄司以爲言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日果自詣獄辭以婦孕吏民益歎服之轉吏部尚書梁武入京百僚署名送東昏首志聞而歎曰冠雖敝可加履乎因取庭中樹葉按服之僞悶不署名武

帝覽牋無志名心嘉之弗以讓也未幾除丹陽尹爲政清靜去煩苛建康有寡婦無子姑亡舉殯以葬旣而無以還之志愍其義以俸錢償焉時年饑每旦爲粥於郡門以賦百姓民稱之者不容口家世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父僧虔以來門風多寬恕志尤惇厚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人號馬糞諸王爲長者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幼孤貧篤志好學晝夜不釋卷博通羣籍善屬文梁武在西邸與

游舊後佐命爲尚書僕射立宅東田矚望郊阜嘗爲郊居賦以敘其事約左目重瞳子腰有紫志聰明過人好墳典聚書至二萬卷都下無不歷事三代該悉舊章博物洽聞當世取則謝玄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不能過也著宋書一百卷齊紀二十卷梁武紀十四卷又撰四聲譜卒謚隱侯

**王筠**字元禮僧虔孫也幼警悟七歲能屬文年十六爲芍藥賦甚美及長清靜好學有重譽尚

書令沈約當世詞宗每見筠文咨嗟吟咏以爲不逮也嘗謂筠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此王公孫也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眺諸賢零落已後平生意好殆將都絕不謂疲暮復逢於君又嘗啓梁武帝曰晚來名家惟見王筠獨步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嘗與筠及劉綽孝陸倕到洽殷芸等遊玄圃太子獨執右袖撫孝綽肩而言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崖肩其見重如此累官中書郎奉勅撰中書

奏三十卷及所上賦頌爲一集沈約云自開國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者也

**到溉**字茂灌武原人曾祖彥之宋驃騎將軍遂家建康溉少孤貧聰敏有才學早爲任昉所知由是聲名益廣起家爲湘東王長史梁武帝勅曰到溉非直爲汝從事足爲汝師間有進止每須詢訪遭母憂居喪盡禮服闋猶蔬食布衣者累載除江夏太守入爲左民部尚書所蒞以清



白自脩性復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牀傍無姬侍自外車服不事鮮華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性友愛初與弟洽常共居一齋洽卒後便捨為寺因斷腥膻終身蔬食蔣山有延賢寺者漑家世創立故生平公俸咸以供焉又不好交游惟與朱异劉之遴張綰同志友密及臥疾家園門可羅雀三君每歲時鳴騶枉道以相存問置酒叙生平極歡而去臨終囑子孫薄葬洽字茂洽亦聰慧夙成

文辭敏贍天監中與漑俱擢用而洽尤見知賞從弟沆亦有時名武帝嘗問丘遲到洽何如漑沆對曰正清過於沆文章不減漑加以清言殆將難及時人比之二陸

傅昭字茂遠其先靈州人六歲而孤哀毀如成人宗黨異之太原王延秀薦昭於丹陽尹袁粲深為所禮辟為郡主簿使諸子從昭每經昭戶輒歎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豈得非名賢齊明帝踐祚引昭為中書通事舍人

時居此職皆勢傾天下昭獨無所干預器服率  
陋身安龕糲常挿燭於版牀明帝聞之賜漆合  
燭盤等勅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器  
出為臨海太守縣令嘗餉粟置絹於簿下昭笑  
而還之昭為政不尚嚴肅居朝廷無所請謁不  
畜門生不交私利終日端居以書記為樂雖老  
不衰博極古今尤善人物魏晉以來官宦簿伐  
姻通內外舉而論之無所遺失居身行已不負  
閭室後進宗其學重其道人人自以為不逮

於建康

蕭眎素蘭陵人思話孫也天監中且陽丞初  
武帝賜錢八萬眎素一朝散之親友性靜少嗜  
欲好學能清言榮利不關於口喜奴笑不形於色  
在人間及居職並任情通率不自矜高天然簡  
素士人以此咸敬之久居建康有以馬為之志乃  
築室攝山徵為中書侍郎不就獨居石屏事非親  
戚不得至其籬門

阮孝緒字士宗其先尉氏人父彥之宋太尉從

事中郎孝緒七歲出後從伯胤之胤之母卒遺財百餘萬孝緒一無所納盡以歸胤之姊瑯琊王晏之母幼性至孝與兒儻遊戲恆以穿池築山爲樂年十三徧通五經十五冠父誠勉之答曰願述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窮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莫見其面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以爲必至顛覆常逃匿不見曾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飯覆醢乃公晏天竟獲免所居

性有一鹿牀竹樹環繞天監中御史中丞任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之歎曰其室雖其人實遠爲名流所欽尚如此曾於中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當自至果心驚而返鄰里嗟異合藥須得生人復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值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之至一所就視果獲此草母服之遂愈時皆歎其孝感南平王聞其名致書要之不赴孝緒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

使麈麈可駢何以異夫驥駟鄱陽王妃孝緒之  
姊王嘗命駕欲就之游孝緒鑿垣而逃卒年五  
十八門徒誅其德行謚曰文貞處士

**劉訐**字彥度平原人幼稱純孝數歲父母繼卒  
訐居喪哭泣幾至滅性赴吊者莫不傷焉與族  
兄敞阮孝緒為三隱卜築鍾山有終焉之志著  
穀皮冠披納衣遊山澤風神穎俗意氣彌遠遇  
者以為神人

**庾沙彌**穎陰人也高居金陵嫡母劉氏嘗

彌晨昏侍側母亡晝夜號痛鄰人不忍聞暮在  
新林因有旅松百餘株自生墳側族兄都官尚  
書詠表言其狀應純孝之舉梁武召見嘉之以  
補歛令隨丁所生母憂喪還都濟浙江中流遇  
風舫將覆沒沙彌抱柩號痛俄而風靜蓋孝感  
所致

**淳于量**字思明其先濟北人世居建業量偉姿  
容有幹略便弓馬以軍功封晉陵男侯景陷臺  
城元帝承制以為巴州刺史景西攻巴州與王

僧辯拜力拒景大敗之擒其將任約宋子仙景平封謝沐縣侯桂陽刺史入陳以功進封醴陵縣公卒贈司空

江紉字含潔考城人居金陵父舊光祿大夫患眼紉侍疾將暮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紉叔祿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乃因智者啓捨同夏里舍爲寺以慧眼爲名泄故井井水清冽異於常泉因取水洗眼及煮藥遂差時人謂之孝感梁南康王令爲主簿不樂仕進父卒廬終日號痛不絕聲月餘卒

謝貞字元正晉太保安九世孫幼聰敏有至性祖母阮氏先苦風眩每發便一二日不能飲食貞亦不食徃徃如是母王氏授貞論語孝經讀訖便誦八歲嘗爲春日閒居詩從舅王筠奇其有佳致由是名輩知之年十三略通五經大旨尤善左氏傳工草隸蟲篆十四丁父艱號頓於地絕而復蘇初父藺居母阮氏憂不食泣血而

卒家人賓客懼貞復然從父洽族兄暘乃其往  
華嚴寺長爪禪師爲貞說法仍謂貞曰孝子既  
無兄弟極須自愛若憂毀滅性誰養母邪自後  
少進餽粥後居母憂哀毀羸瘠時徐祚沈客卿  
俱來候貞見其形體骨立愴然歎息徐諭之曰  
弟年事已衰禮有恒制小宜引割自全貞因更  
感慟氣絕良久二人涕泣不能自勝憫默而出  
祚謂客卿曰信哉孝門有孝子客卿曰謝公家  
傳至孝士大夫誰不仰止貞遂病卒

李白字太白蜀郡人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  
命之十歲通詩書喜縱橫術擊劍爲任俠輕財  
重施天寶初至長安賀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  
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帝賜食親爲調  
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沉  
香亭意有所感欲得白爲樂章召人而白已醉  
左右以水頰面稍解援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畱  
思帝愛其才數燕見白常侍帝醉使高力士脫  
鞵力士素貴恥之擿其詩以激揚貴妃帝欲官

白妃輒沮止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懇求還山  
帝賜金放還白浮游四方嘗乘月與崔宗之自  
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宛若無人居金  
陵上秋浦多所題咏後卒於采石

**南唐**李建勳字致堯官至司徒致仕居金陵號鍾  
山公臨卒戒家人曰時事如此吾得良死幸矣  
勿封土立碑聽人耕種於上免爲他日開發之  
標及江南亡諸貴人家無不發者惟建勳  
知其處

**徐鉉**字鼎臣廣陵人十歲能屬文與韓熙載  
名江南謂之韞徐仕南唐爲翰林學士御史大  
夫吏部尚書宋師圍金陵唐主煜遣鉉朝京師  
求緩兵太祖以禮遣之後隨煜至京師太祖責  
之鉉對曰臣事江南國亡不能死臣之罪也不  
當問其他太祖歎曰忠臣也以爲太子率更令  
太平興國初直學士院從征太原加給事中出  
爲左散騎常侍坐事貶黜李穆嘗使江南見鉉  
及其弟錯文章歎曰二陸不能及也錯事江南

爲內史舍人而卒鉉好李斯小篆尤得其妙隸書亦工尺牘爲士大夫所得皆珍藏之有集三十卷又有質疑論稽神錄行於世

王安石字介甫其先撫州臨川人父益通判江寧府卒於官因家金陵安石第進士累遷知制誥夫人吳爲買一妾用錢九萬安石見之曰何物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爲軍大將部米運失舟家貲盡沒猶不足又賣妾以償安石愀然還其夫盡以錢賜之相

宗雖誤行新法而文章節義頗謂過人但執事耳後以使相判江寧府居近謝公墩每日跨驢遊鍾山或不至而還自號半山居士卒謚曰文兄安仁安道弟安國安世安禮安上自益以下並葬建康

鄭俠字介夫福清人治平初隨父輦赴江寧府監稅得清涼寺一小室閉戶讀書時王安石以中書舍人持服寓金陵俠攜所業往見安石稱許之四年擢進士甲科年二十四調光州司法



以歸相見愈厚及俠赴光州安石入參大政俠  
數言新法之害不聽後監在京安上東門屢上  
書言事被謫及還鄉所餘唯一拂而已因自號  
一拂居士後人爲祠於清涼寺以祀之卽公讀  
書處

楊德逢隱居蔣山西麓近玄武湖與王荆國相  
往來荆國有題湖陰先生壁詩

阮思聰字仲謀固始人膂力絕人善騎射喜讀  
左氏春秋及兵家書積戰功累官吉州團練

知黃州事來居建康歷官所至有聲曾遣人詣  
賈似道欲重兵守鹿門山又言當由海道以搗  
青齊則襄圍自解皆不見聽師潰聰歸建康權  
馬司徐王榮都統翁福等昇制置司以下印鑰  
來告曰大兵且至趙制置已去城中唯節使官  
高望救一城之命聰曰我宋臣子也不敢以城  
獻榮等知不可強乃止至元十八年病亟家人  
見神人長丈餘被甲立廳事前聰遂卒聰初受  
知呂文德趙葵王鑑皆加器重慷慨有大志治

軍二十餘年未嘗戮一人爲郡處事務在平恕所至民皆德之篤於親義嫁孤女十餘人素有知人之鑒薦李珏於朝牛臯其部將也張世傑之初歸久未知名聰名與語奇之薦於文德後竟著忠節云

文復之字廷實合州人登甲榜第三名授閬州掌書記累官至湖北提刑以起居舍人名每切齒丁大全所爲與人言我見上必極言其奸邪大全覺之止不得見乞祠祿授朝散大夫主簿

成都府玉局觀欲還蜀道經建康時邊事光祖守郡畱不聽行遂居郡之脩文坊元廉憲宣撫江東欽其名待如師友欲以故官薦之仕力辭不應以經史自娛終其身子揆嘗爲工部架閣遵父志亦不仕元云

**元**楊剛中字志行其先處之松陽人曾大父遂知黃陂縣徙家建康剛中幼穎異力學家貧與兄敏中竭力以養內行淳篤行臺移治建康至者必禮其廬由是聲名益振以省辟主江寧縣學

遷福建廉訪司幕官行李蕭然若旅寓者部使者至改容禮貌僚案與之言必稱先生兩主文衡所簡拔皆知名士或以不及貢額為言曰國家設科目求賢才可濫取以充額邪丞相脫歡薦於朝召為翰林待制兼編脩官月餘謝病歸居家講學不倦所著有易通微說詩講我若干卷

**李桓**剛中甥以鄉舉累官浙江儒學副提舉亦以文鳴江東其文紆餘豐潤學者多傳之終

**大明陳遇**字中行其先曹人宋建炎中曰義甫為翰林學士南渡遂家建康遇誠純篤實德字粹然博學綜覽元末教授溫州尋棄官歸高皇帝定金陵搜訪人才御史秦元之薦遇上素聞其名御書稱中行先生以伊呂孔明濟世安民起之遇就名

上與語大悅遇亦竭誠委已禮待日隆凡三幸其第命以官輒辭不受

上即帝位詢保國安民大計遇以不殺人薄斂任

賢為對再除翰林學士固辭賜輿一乘衛士十人被命使兩浙還稱旨賜金除禮部侍郎又固辭會疾遣醫診視愈入謝

上稱君子者再召對華蓋殿賜坐草平西詔賞賚有加西域進良馬諫邠之兩除太常卿禮部尚書皆固辭

上曰朕不強卿以官成卿之高每進見陳說必根諸仁義人有過被譴皆力為言

上每俞允其優禮寵渥羣臣莫敢望嘗曰卿老矣有子可帶刀侍衛遇伏地對曰臣三子皆幼待成立以効馳驅及卒

上親為文以祭賜葬鍾山子恭仕至工部尚書

杜環字叔循其先廬陵人從父游宦金陵遂家焉好學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執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家破母張氏老投允恭知交無所納訪歷至杜懸鶉罨雨謁之杜禮迓固畱養杜貧黽勉率其妻馬氏敬事母母性褊急少不愜輒詬怒杜私誠其家順之勿以困故為慢如是

者十年母有幼子伯章失所在念之成疾杜以  
事道嘉興遇之具以語伯章逾半載始來值杜  
初度母子相持大哭家人以爲忌杜曰此人至  
情任之既伯章實貧又度母老不能行竟托故  
捨去母疾增劇杜事之彌謹又三年卒則爲葬  
且時祀焉杜後補晉王府錄事

姚金玉其先浙人漢武初取實京師隸上元生  
平孝謹無過母病百藥不治割股肉以進獲愈  
有司聞於朝詔旌爲孝行之門復其家後

女選入內宮改隸錦衣衛六世孫汝循舉  
士仕至大名知府

徐佛保南京江陰衛人事母丁氏以孝聞永樂  
二年丁患痢醫藥罔效佛保禱於天地取刀剖  
腹割肝以爲湯藥母疾遂愈鄰人見而驚駭陳  
諸有司覈實以聞旌表孝行於門

張瑄字廷璽江浦人寓居金陵由正統壬戌進  
士授刑部主事歷陞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河  
南皆有善政後陞南京刑部尚書謝政天性儉

約居官五十年自奉如寒士所著有香泉稿疑

清集閩汴紀巡錄南征錄安拙類稿各若干卷

童軒字士昂其先鄱陽人以欽天監家應天景

泰辛未進士授南京吏科給事中時貢翠毛魚

鮑諸物以萬計軒上疏止之又陳弭盜安民數

事多見採納蜀寇起往諭之罔弗率三原王恕

云公不加兵而四境寧官至南禮部尚書致仕

家無餘資卒贈太子少保 賜葬祭

李應禎名牲以字行其先吳人以醫士家尚

少警朗力學好古博雅尤尚氣節慕范文正

之為人題其所居室曰范齋宣德癸酉中鄉試

久之選授中書舍人屢有建白 郊祀畢有宴

因奏中書舍人坐科道官後非 制時雖不從

識者韙之荆襄流民相聚朝議惡為亂欲逐散

之乃上疏言民墾田築室為定居逐之祇益亂

耳不若因而撫之便後增置郡縣如其言尋直

文華殿有 旨寫佛經上疏諫言甚剴切人皆

危之

上不問累遷南太僕少卿乞休歸吳中性素下急  
少容其氣象巖峻若不可親然喜交遊尤好汲  
引後進朋友死經紀其喪恤其妻子顧華玉稱  
其一介不取予文翰如鈞戟利劍掉以淮陰之  
雄可謂介而文焉

史瑄字彥章其先延安安定人父以軍功爲南  
京畱守後衛指揮瑄穎敏厚重議論英發游武  
學大司馬李公試策優等擢爲浙江衛總布也  
蔬食門無私謁累陞都指揮僉事充參將分

爲古槃匏夷種夷獠雜居恃險桀傲  
稱難治瑄宣布天朝威德遠邇帖然而清  
之操終始一致且飾以文事雅有儒將風卒於  
任歸葬金陵

賀確字存誠其先隴西人國初徙四明再遷  
金陵行醇學博少事舉業試有司一不利卽棄  
去曰是不足以盡吾儒之學遂益肆力學問自  
六經三史以至天文地理醫卜之書無不覽究  
爲文章有古風視世事若無足以當其意者學

士周公敘嘗以其有史才薦脩宋遼金三史力辭不就年九十三卒所著有友菊詩集八卷行於世

王徽字尚文江浦人錦衣衛籍天順庚辰進士拜南京禮科給事中卽疏五事曰親覽史書開言路重大臣選良將全內官時中貴牛玉專恣大臣失職皆時所忌諱徽劾之甚愷切謫普安判官考滿歸遂杜門不出弘治甲申薦起爲陝西左叅議逾二年乞致仕時年六十有三爲

耿介不阿年八十有三卒

陳綱字堅遠其先鄞人國初精太醫院

家南京綱獨喜儒術從師游講讀不倦舉成

乙酉鄉試授黔陽知縣爲政通大體恤養惇獨

民有無告者闢荒田俾墾爲己業積穀數千石

以備荒民翕然懷之乃興學校謹禮讓黔俗居

喪擊鼓羣歌歌且俚綱知韡萃禁也獨教以歌

哀辭俗遂改沅湘水合流城下數壞民居乃治

石堤幾萬尺水遂不溢縣南有道德巖上石險



狹僅容人跡辰沆諸路軍成靖州者往往夜墮崖下鋼聚薪烈石而鑿之外縑以索行者賴焉秩滿當去民遮道泣畱擢判長沙脩復岳麓書院三年以母喪歸遵疾卒

**蔣諒**字宗諒太醫院籍世居金陵成化二年進士授杭州府推官以父喪歸服闋改紹興又改金華治行皆卓異授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風紀肅清以疾卒鄉里惜之

**任彥常**字吉夫其先合肥人

國初籍江人

**幼遊京庠**刻甚

有志算術羣書為文章辭理並

到天順壬午鄉

試第一人成化壬辰進士授南

京戶部主事歷

陞福建提學僉事體悉士類甚

得其心弘治改

元致仕歸入府諸生遣人赴京

奏保連上一十

二章不報從容林下十有二年

而歿所著有克

齋稿若干卷

**董宣**字繼善欽

大監籍自幼穎敏游京庠累舉

不第成化己未

需次貢春官授青田儒學訓導

脩明職業迎母

必官所晨起課諸生畢即候於

寢門承顏曲盡 共歡母病號泣求醫湯藥必嘗

乃進母卒摧頓 隕越絕而復甦者數四郡守以

下愍之競資其 歸葬服闋除 親藩講讀卒於

官所著有青田 錄若干卷

都勝字廷美其宗 河澗寧津人父忠以廕改南

京羽林左衛指揮 僉事勝年十五入武學讀書

綴文與儒生等 山東名士樂與之游繼父官懋

著聲績累遷 相揮僉事奉 勅守備儀真軍

務嚴整盜賊屏 心而廉慎詳密百廢俱舉員

畏愛之壬辰奉 勅備倭鹽徒金藩等犯嘉

上海聞之散去已而復乘巨艦數百欲犯江陰

勝率眾捕獲之俘獻於 朝漕運總兵平江伯

薦勝充參將協同漕運仍鎮守淮安地方乙巳

山陝饑奉 勅運米百萬餘石往濟之是年平

江內擢勝代之三歲陞中府都督屢上疏乞休

致卒於家

陳鎬字宗之其先紹興人以欽天監家南京少

與弟欽有文學名成化丙午同舉應天鄉貢鎬

第一人明年同舉進士皆由郎署為督學副使  
 鎬山東欽廣東鎬成就學者甚多至今思之官  
 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卒於官所著有矩菴謾  
 稿若干卷金陵人物志二卷

**蕭春**字秉常其先江夏人寓居金陵性至孝父  
 政病痢春衣不解帶者逾月每夕沐浴仰叩北  
 辰及病劇痢忽變紫臭穢狼藉春泣曰吾父不  
 復生矣兩手據床一吸殆盡其母往見相抱其  
 苦遂絕良久乃甦父既卒哀毀幾不能生廬

剛者期年

**徐震**字廷威其先吳郡人寓居金陵以節行自  
 高錦衣指揮呂貴嘗以白金十二斤密託以遺  
 少子貴死召其子還之其子啓封疑焉震不與  
 辯後數日召數故人并其子出貴手帖示之其  
 子愧謝博士沈立者善數學推其子後當貧嘗  
 託以白金三斤後訪其子果貧亦召而與之其  
 不負然諾如此

**梁材**字大用其先大城人國初籍金吾右衛

遂世家南京材舉進士授德清知縣以廉介著稱入為刑部主事逆瑾用事每以其意生殺人材據法力爭不少屈晉郎中改監察御史出知嘉興府調杭州府皆有惠政而在杭尤著始至適歲饑告濟者前後塞路材語云五日即發粟以賑時倉無儲積人皆惑之材密訪某鄉某人膏粟若干斛皆得其實屆期材親至其家曰有粟若干當糶半以銀償之即命賑其鄉人完以報一日數處皆遍由是饑民數萬即日

得食無侵漁留難之弊遠近大服陞浙江按察使轉雲南先是有土酋相仇殺御史屢劾未結將謀變材至曰是未可治以中國法乃以贖土酋大驚喜即聽命御史難其太輕材曰不爾則變矣後偵知夷果密調兵聞無他乃止累遷戶部尚書總覈財賦抑冗費條奏餘事會計為清未幾致仕後以戶部難其人仍以材任適遇考察京官

肅皇帝素知材清正命監部院考察凡黜陟進退

材議居多是歲刑部有獄不決者四事

上命掌刑部讞之俱得情奏上

上喜在職六年

上眷注甚厚幾欲正位端揆為侯勛所中而止後

竟罷歸狷潔之性暮途愈貞為尚書宅憂歸始

有居室卒未久而家人食貧豈古所謂居官

雖大臣無厚蓄者 隆慶初 賜葬祭贈太

太保諡端肅

劉麟字元瑞南 弘治丙辰進士

戚張氏驕橫中外側目臺諫龐津等歷詆罪狀

天子震怒下 詔獄逮治麟上疏申救聲譽遂起

授刑部主事轉員外出守紹興郡大治以不脩

問逆瑾矯 旨廢為編民郡人如失父母為立

生祠既失官貧不能歸乃寓居長興與孫一元

輩為湖南五隱瑾敗起知西安父歿葬長興遂

定居於瀆南坦上服除陞陝西參政屬歲饑虜

數入寇朝廷遣貴臣督兵餉擬加賦以給諸司

莫敢持異麟獨不可曰靖邊本以衛民民可先

困乎議遂阻而軍興亦不乏累遷工部尚書奏  
建節慎庫與臺臣同典出納歲一查盤自是財  
無濫用凡工部上供率關內府中貴人輒陰自  
增損不受覆覈麟乃條上當裁省者一十四事  
並見嘉納中貴以是憾之會遣近璫督造龍袍  
於蘇松麟謂尚衣自有常供請罷之而銜者益  
深竟令致仕家居二十餘年蕭然一室賦詩自  
娛嘗欲建樓以居而無資文內翰徵明爲畫一  
圖名曰神樓騷人墨客爭咏之平生尚氣節以

文學名於時律詩步驟盛唐唐選擬漢魏字法善  
獻片紙隻字人得之爲至寶卒年八十有八贈  
太子少保謚清惠

**羅鳳**字子文水軍右衛籍弘治丙辰進士性峭  
直砥礪廉隅官南臺綽有風采雖處鄉國無少  
翫曲出守兗州時屬車屢動傳言將有事泰山  
東撫臣欲額外征取以備臨幸鳳不應乃劾  
其不治改守鎮遠復忤巡史再移石阡在兗已  
有歸志乃三疏乞致仕家居二十餘年年八十

餘卒博雅好古所畜法書名畫金石遺刻多至千種間為詩與諸名勝相屬和老猶幼書所著延休堂漫錄數十卷皆手自謄寫云

金琮字元玉其先錢塘人徙金陵自幼穎敏十二三能大書稍長博覽強學為文章輒出人意表以易試憲臺浮梁戴公一見驚曰此子當為名士既屢試不偶益肆力學問暇輒怡情吟詠酷嗜字學初學趙魏公得真似晚師張伯雨神雋可愛求者無虛日居常遐視清嘯人莫

窺至於虎... 夫雅相傾... 先施則不... 卒人咸哀之

劉俊字公偉其

子始生暮歲誓

為繼嗣吾幸有子矣... 免有累於

吾子由是終身不御... 城諸父

歿皆在淺土俊過... 安葬處

已鯁介人皆敬

而卒里人稱曰松

隱先生

鄭璫驍騎右衛人弘治己未進士授江西新喻縣令居官廉正士民懷服陞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出守高州改南昌時宸濠久蓄異志招巨寇閔念四等潛劫江湖璫遣使捕之每事輒加裁抑濠積恨誣奏捶殺王府校尉時錢寧用事與濠交通矯詔撫按提問濠遂令羣校鎖入府凌辱萬狀然後送有司值濠生日未決濠及因械繫璫擄小船載之令羣賊錮守忽風吹

聞偶見鄰船舊兵璫以禍福壁言誘眾從之其釋璫因奪馬潰圍登岸一呼從者十人逐散餘黨斬賊范成等七人赴王新建軍門備陳賊勢烏合易破請速進兵王嘉之授以臨江撫州兵四百名使巡守俘擒賊甘桂等三十四人賊平復任以訐直忤當道賞遂不行又與舊屬楊材爭道爲所誣奏侍郎吳廷舉給事中毛玉副都御史伍文定不平皆爲上疏辯之

世廟以璫抗逆遇害不陷非義又頗有斬獲功許



推用後陞山東運使未任卒

楊銳爲都指揮守備安慶正德己卯宸濠反畱兵守南昌自率大軍盡奪官民船賊衆數萬舟楫蔽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經安慶銳與知府張文錦等衆誓死固守令軍士鼓譟登城大罵之濠怒遂駐師督衆運土填塹肉薄攻城城上矢石如雨下賊衆多死傷數日不能克濠乃令僉事潘鵬遣其家人持書入城諭降銳手斬之支解其屍投城下以殉賊衆遂衰會王新建仁

入南昌濠回軍救之安慶之圍遂解是役也南  
京已有爲濠內應者使濠乘初起之銳順流而  
下則天下事未可知使銳等不激怒之彼亦未  
必圖攻安慶也銳之功其可少哉

姚隆字原學

國初籍畱守後衛家金陵舉弘

治壬戌進士初令浙之新昌時旱民多流莩設  
法賑濟多所全活數辨冤獄有懷百金謝者拒  
之不受陞禮部主客司主事轉郎中出守荊州  
威惠並行明年大水人附高阜大樹日夜磬磬

隆命人駕小舟千艘以濟之仍各給以米活者數千人是冬大雪殍者塞途又命人搭蒲舍於江岸以庇遠來赴食者而於近境為粥以啖之活者亦數千人又明羊脩築黃潭等處決堤曲盡規畫雖工費數萬緡皆不取於民時取佛中官過郡從者殺人捕而抵罪中官恐以奇禍隆弗為變政績大著歌謠載道忽罷歸民皆扶老攜幼攀轅號泣至不可前為祠肖像以祀之立碑曰去思歸家不入城府不道時事有田二

僅供朝夕處之裕如也

王韋字欽佩徽之子沈毅清介動準禮法性至孝奉二親禮恭氣和小心周慎如一日登弘治乙丑進士改庶吉士以親老乞為南考功主事南曹考察以力持公論見憚擢河南按察副使督學政繩以禮法綏以恩義凡請託一切謝絕有被黜者則深自引咎士咸歸心擢南京太僕少卿時居母憂且病竟卒顧司寇兄弟選其遺文刻之名南原家藏集行於世

周金字子庚其先武進人 國初以閩右徙南

京隸籍府軍右衛因家焉弱冠為應天學生正德戊辰舉進士擢給事中為人豁達警敏有經制才都督馬昂進女弟奸謀叵測力爭出之人以為難尤通達邊務凡山川夷險亭障疏數將士勇怯守禦難易咸習知之與客縱談虜如在目中歷陞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宣府善撫將士得其心力宣府糧不時給眾大譟將為變金肩輿諭之投戈解散徐治其渠即而已邊告無事

乞歸久之起撫圻內入佐本兵擢右都御史總督漕運

章聖梓宮南祔始奉 旨由江而諸護行大臣至

儀真議從陸眾知不可而不敢言金獨力言沿

江山險路不可通狀且奉 玉體上下山阪恐

有撼頓奈何乃從江沿江千里居人免伐樹發

屋役夫數萬人得無走死山谷中者皆其力也

致仕歸武進卒 嘉泰祭贈太子太保謚襄敏

蔣達字文子江陰人後衛籍家南京少以

文學名正德戊辰歲在嘉興知縣拜御史值  
宸濠叛出軍江上疾卒贈光祿少卿

諭祭

李重字元任其先江都人國初隸籍南京金  
吾後衛遂家烏舉正德辛未進士授戶部主事  
時戶部芻粟所在皆有中官預之重以清苦自  
持中官餽遺悉拒邈明年奉璽書督賦兩浙時  
鎮守太監劉璟所侵官銀至二十萬計密欲厚  
有所遺冀鈐其口重正色曰與其遺我孰若

民償所負以足國乎璟憚其嚴盡以所侵輸官  
由是兩浙宿負完百二十餘萬前此未之有也  
歷員外郎中擢德安守會有告言宗藩羣校

豪橫不法事者重直其民悉寘如法以是坐深  
構至遣廷臣鞫之事始白謫官去德安日民哭  
送之祀於名宦祠戊子漕河壅用大臣薦復起  
爲工部郎中擢守九江俄進江西按察副使持  
憲愈厲以不能俯仰與上官不協坐罷後老而  
貧教授生徒於高淳溧陽之間以自給尚書霍

公韜欲贈以所毀淫祠及寺廢田俱固辭年八十卒

王鑾字汝和其先吳江人國初隸籍錦衣衛

遂家南京舉正德辛未進士試政吏部時流賊甫平郡縣瘡痍未復鑾恐兆後憂乃爲原治二篇大略論今之賊盜皆由守令非人監司惟利趨承撫按罔覈實效以至浸淫潰敗其弭盜根本則欲禁奢立禮敦教化嚴貪墨太宰楊異之補文選主事秉公持衡不與人交接

考功節益峻朝散局鍵自防人罕識其面晉封郎中

陳沂字魯南鋼之子生而穎秀丰采照人五歲能屬句比長益博綜羣言爲文汪洋雄偉時文人宦南都者咸相與倡和聲譽翕然顧獨能規規習逐時好正德丁丑始第於春官在任者知沂有著述才改翰林庶吉士除編脩與脩毅皇帝實錄甲申與鄒守益楊慎再論大禮乙酉實錄成進侍講每經筵進說必委曲寓規諷意

上問宰執知其名明年出叅江西進山東左叅多  
惠政嘗按鉅野有群盜謀劫縣沂偵知之卽調  
兵掩捕盜驚散改山西太僕卿再疏乞歸築遂  
初齋杜門著述沂詩宗盛唐文出入史漢晚益  
臻理奧所著有金陵圖考又山東通志南畿志  
皆其筆削云

何遵字孟循其先吳江人 國初隸籍欽天監  
遂世家南京遵爲人任質不尚矯激之行居常  
呐呐然於世故泊如也因自號曰味淡舉正

甲戌進士授工部主事督商稅荊州荊故利府  
以墨敗者相繼遵處之若無與已卯返命 闕  
下

毅皇帝頻巡幸逆臣江彬者實導之始狩於近郊  
後遂歷上谷雲中諸邊至是有 詔除道將登  
封岱宗遵吳會浮江漢而上以禱於太嶽逆藩  
伺變禍且莫測兵部郎中黃鞏脩撰舒芬等暨  
遵先後進諫彬怒矯 詔下鞏等獄且以死脅  
言者遵不顧復上疏言鞏等無罪不宜誅諫臣

語益剴切彬愈怒并下遵於獄榜掠瀕死復罰  
跪廷杖逾二日竟死遵之將諫也貽書鄉人周  
金陳沂以親老爲託語不及私嘉靖初錄遵忠  
贈尚寶卿廕一子爲國子生

劉璽字廷守其先山後人洪武間從戎有軍功  
隸龍驤衛世襲指揮同知璽少業儒有名居官  
廉潔不受錢羣公推轂致位兩府初分閩江  
計廩而食妻子布衣不完巡按穆御史相性  
薦之有僚友比之學官家人謂之窮鬼等語

### 漕運

識其名喜曰是前窮鬼邪亟可其奏璽夙諳利  
弊興罷殆盡侯勛方有寵請璽爲市南物付運  
舟分載入都以罔利璽不應以疾請告久之總  
漕非人復 召用竟以不屈忤當道論劾罷歸  
卒

沈越字中甫 國初籍錦衣衛家金陵登嘉靖  
壬辰進士授羅田令踰年邑大治移令平江擢  
山東道監察御史平江民思之爲立去思碑羅

田亦祠於名宦爲御史持廉秉公釐奸革弊一時風裁大著以甲辰監試事忤旨落職出判開州稍遷衛輝府推官又遷德安同知以不能隨時俯仰竟歸歸而田廬無所增置所著詩文并集古今雜事若干卷藏於家

陳鳳字元舉其先崑山人國初以良醫隸籍太醫院遂家金陵早年聰穎不羣書過目輒成誦搖筆爲古詩文動凌作者舉嘉靖乙未進士授南陽推官郡有疑獄數端久不決鳳至原情

覈實得並釋之人稱神明丁外艱補彰德陞刑部主事決囚多所平反省中故有白雲樓暇日與文學寅僚眺咏其上目爲西曹雅社歷郎中出僉江西母憂再補四川改陝西是時已病聞邊事急冒暑而行抵慶陽扶病經畫未幾竟卒平生負氣任性覲覽甚富藻思絕倫所爲文辭皆秀朗淵逸卓有矩度所著有欣慕編清華堂稿摘存行於世

顧源字清甫國初籍錦衣衛世居金陵少豪



馬不羣詩書畫皆不泥古法信筆點染天趣迥  
絕然實自古法中來其論書曰書須古法四分  
已意六分乃妙不然縱筆筆能似古人終成奴  
書不足貴也中丞究心禪理大有悟入晚節與  
名僧舉西方社會戒律精嚴無與爲儷臨終端  
坐而瞑舉室聞蓮花香三日始歇

盧璧字國賢其先安東人遷盱眙祖陸國初  
爲金吾右衛指揮使遂家金陵嘉靖戊戌進士  
選南戶部主事歷陞彰州知府改漢陽陞苑馬

少卿罷歸璧性孝友父病以身爲禱親喪衣不  
解帶者半載哀毀骨立居官常祿外秋毫無取  
及歸家計益窘處之恬如杜門掃軌不通公府  
性峭直終身不媚一人僚佐間亦不假辭色動  
遵禮法夫妻相敬如賓子孫必正衣冠然後敢  
見惟愛菊購奇品聚之圃中躬自澆灌菊之好  
爲京師第一卒年七十八所著有治漳備忘錄  
關中集兩山墨談客窓閒話東籬品彙等集藏  
於家

殷邁字時訓世爲南京畱守衛人少穎敏端靖始授書輒成誦默志聖學二十登鄉薦肄業南雍於江西何善山氏聞陽明先生學已又從少司成南野歐陽公論理道有當於心以爲非靜無以成學遂屏居山寺鍵關默養參究佛乘多所自得辛丑舉進士授戶部主事以病乞南次吏部驗封司進文選郎中累遷至南太僕寺每改官輒固辭當道益重之疏上皆寢乃不巳赴任居無何又固辭必得乃已歸則村

掃一切世好如洗萬曆初撫按交薦起爲南太常卿進貳南禮部旋以原官管國子祭酒累疏乞休卒邁賦性恬淡在官什三在告什七難進易退之操始終如一少年求格致之義不得其說哽咽終日究心中庸證諸內典已而收斂耳目澄思靜照久之忽有省自言一日於幽寂中恍惚見其良心始知此心虛融周遍而身內有形之心非吾心也其所得如此所著有懲忿窒慾編逍遙訣測言間雲館野語行於世

張祥字元吉其先洛陽人遷常州祖通 國初  
以功爲錦衣衛千戶遂家金陵幼爲郡諸生有  
文名累屈於有司貢爲泗水學博士中山東鄉  
試辛丑舉進士授河南鄆陵令入爲工部主事  
歷郎中遷萊州知府已調楚雄歷遷按察副使  
罷歸祥居官服廉守介請託餽遺一切拒絕及  
歸家無餘資跣步不出戶庭絕口不問有司  
茹淡服疏夷然自樂終其身未嘗有他營茲

八十七

汝溪字誠望錦衣衛人年十四游京庠嘉  
初應選貢壬子領鄉薦再試南宮弗售遂仕

慶元令歲值攢造溪曰大造繫十年利病可矣  
奸胥私弊乎遂率而盟諸城隍之神書誓辭於  
兩楹歸而晝夜親閱纖毫不假再踰月而冊成  
當道賢之事載慶元誌中受撫院檄禦甌閩劇  
賊李文標溪率鄉兵左右之竟滅賊三載入

覲過家遂謝不赴溪恬靖隱厚喜浮屠家言嘗買  
地城南瘞暴齒五年積千餘副嘗貸邵氏五金

無券邵歿其家不知也必致還之居常泊如不  
目鳴其善書逼右軍其餘事也年八十二卒

鄭守矩字汝方獻之子也檢於操履閑於世故  
對客才情豁如談時事亶亶有條一座傾聽游  
郡庠常試高等壬子舉於鄉時已強仕又十載  
以祿仕爲南城邑博師範端肅典試東土衷司  
馬貞吉周司徒繼皆出其門擢令邵陽廉明仁  
恕尋以乏嗣乞休里居三十餘年神采不衰  
育族及弟二子爲後迄年八十有三

陳片字子野景泰中隸籍羽林前衛家金陵

幼穎秀過人十歲能賦小詩領嘉靖甲午鄉試

屢上春官不第乃往來天台攝山之間日與黃

冠緇衣爲方外遊壬戌乃就選教諭崇仁陞尹

奉新調寧鄉非其好也三上書求歸歸而絕意

世事起邀笛閣五柳亭於秦淮水上日與儕輩

臨流觴咏居家十五年未嘗履公庭及談時政

所著有子野集鳳泉堂稿忠孝說義行於世郡

守姚汝循嘗評其詩清婉幽澹有陶韋王孟風

度書小楷則鍾太傅入室弟子畫則長於寫生而於竹特妙在 本朝當是王孟端後一人以爲確論

蔡銳字抑之畱守左衛籍家貧養母盡孝性端介與人不苟合臨財不苟取人有過面折之不假借交友皆嚴憚之爲博士弟子每試常居高等顧屢訕於場屋提學真定楊公名知人得其考貢卷歎曰是科目才也豈有如此才而以寒終乎竟中嘉靖丙午鄉試又再蹶於南宮乃

謁選銓曹得河南通許知縣有政譽顧不能媚事上官遂爲所中大計時下遷杭州府學教授始至勵廉隅端軌範士無親疎厚薄儼然臨之非公事不具衣冠無敢登其門者士始憚其拘檢未期月翕然尊信之曰古君子也越四年竟以不能俯仰遷襄府紀善去之日士多裹糧相從有至數百里外者立去思碑於學宮至今人猶稱之歸而環堵蕭然豁如也足跡未嘗一謁公府人亦無有以私于之者年八十餘卒

焦瑞字伯賢 國初以武功隸籍旗手衛為百夫長遂家金陵為人清方愿勅不妄語弱冠為應天府學生以家督當戶生事甚窘藉受徒為活然來請業者束脩之間必程其學而後受有終歲不受一錢者曰教未有益也累試不第以選貢授靈山令時一條編法已行十餘年有司以僻遠里甲之供如故瑞至首罷之民始灑然有更生之望縣多叢篁密箐群盜嘯聚其中督府檄節推劉往剿之賊執劉將加害瑞率眾往

援賊見驚拜曰此真吾父母奈何犯之遽斂眾去乃拔節推還俘斬且眾竟不上功幕府故賞亦不及焉嶺南去天萬里仕者率取明珠翠羽以自潤漁利之孔百端悉罷之有牛稅入滋多沿為縣用亦貯之庫絲粟之費以已俸償之不支一錢縣產熊膽天竺黃花石諸物上司不時需索皆力辭百姓恐失之咸願輸以緩其怒固不從然竟其去亦無取靈山一物者時賊猶窺伺瑞慮武備單弛檢諸兵日訓練之以銀為射

的中輒賞之由是諸兵競勸賊不敢近見邑士  
多不勤於業躬督課之日夕靡倦月試輒加賞  
勵由是人人自奮權相柄國賦斂嚴急鄰郡縣  
爭趨爲刻深赭衣塞道於是歎曰吾安忍以民  
命博一官乎遂以疾告歸徒步辭上司不復駕  
靈山輿矣先是督賦嘗出俸百金爲民代償去  
官未幾輸者滿額攝者盡以返之卒不納曰吾  
業已心代之不忍易吾心也歸之日囊餘八金  
半皆曩時射的也卒於途聞者惜之弟竝巳丑

啟試第一人

李逢暘字維明 國初籍金吾後衛家南京幼  
端謹如成人家庭間顰笑不苟雖盛夏恆整衣  
冠危坐終日無傾側容視世沒溺財利惟恐汗  
之游郡庠京兆喻時延置家塾教其子逢暘以  
師道自重出入未嘗左顧見者肅然喻亦重之  
戊午舉於鄉喻寔薦之逢暘聞之弗善也絕不  
謁謝喻亦不介意人謂兩得云性篤孝母歿哀  
毀骨立啖蔬處外三年悉如禮舉隆慶戊辰進

士時方選庶吉士逢暘本第七人當道雅屬意  
逢暘固避弗就乃授戶部主事改儀部郎中會  
選宮人惟簡其貌類端淑者諸豔冶悉置不與  
奉命遣祭楚王事竣以百金為贖郟之歸未  
幾友人楊希淳病逢暘親視湯藥或謂宜少避  
者不從楊卒未浹旬亦竟不起逢暘篤於踐履  
不事空談及天臺先生然後心服謂人曰吾  
曩來毛髮動止皆非是又曰吾不聞學得為士  
之矜者止爾今而後知學之不可已也勿與

海為石交相切磨李以敦高勝楊以透脫  
金相玉質彬彬君子也兩人一時俱歿人咸  
惜之有集若干卷少司寇吳自新合楊稿刻而  
傳焉

論曰甚哉習俗之移人也聞之長老弘正間居  
官者大率以廉儉自守雖至極品家無餘資此  
如胡之弓越之劍夫人而能之也嘉靖間始有  
一二稍營囊橐為子孫計者人猶其非笑之至  
邇年來則大異矣初試為縣令即已買田宅盛



輿服金玉玩好種種畢具甚且以此被譴責猶  
恬而不知怪此其人與白晝攫金何異回視先  
輩之風亦可以媿死矣操行如此他復安望乎  
至若閭里之間當時亦多君子長者之風其後  
漸以澆漓浮薄故論人才於疇昔殆有不可勝  
紀者乃今則寥寥矣寧不爲司世道者之憂乎  
若夫躬行教化使士庶回心而嚮道者其在  
牧哉其在良牧哉

上元縣志卷之十

上元縣志卷之十一

人物志列女

夫女德之繫於天下重矣哉易詩書春秋皆著  
明之顧其道與丈夫異蓋士有百行委蛇變化  
要之不失其正而已至若婦人從一而終惟全  
節爲兢兢微有點缺則他固不足贖矣及其意  
氣所激有丈夫所不能爲而且以身甘蹈之者  
或峻防以表潔或誓死以全貞其精誠凜烈至  
今耿耿猶有生氣又惡可得而泯沒哉於是采

其聞見之所及者著於篇

**南北朝**王氏太尉長史誕之女也適袁氏生祭而其父卒祭尚幼孤寒無依王紡績以供朝夕祭嘗以事忤宋孝武坐徵下獄王候孝武出負磚叩頭因至傷目祭疾王憂念特甚夢祭父曰愍孫疾無憂將為國器但恐富貴終當傾滅耳及祭貴王恆以夢言為戒祭因自挹損遇遷官常辭不拜後以討蕭道成不克死於石頭城

**魏氏**王僧辯母也性和順僧辯以事下獄魏徒行謝罪梁武帝不與見乃詣貞惠世子自陳無訓辭旨哀切世子為改容及僧辯得釋魏深相責勵勉以忠孝後僧辯殄滅侯景克復舊都魏恆以謙抑為戒卒謚曰貞敏

**元**王氏闕文興妻建康人也文興從軍漳州為其萬戶府知事王氏與俱行至元十七年陳吊眼作亂攻漳州文興率兵與戰死之王氏被掠義不受辱乃給賊曰俟吾葬夫即汝從也賊許之遂脫得負屍還積薪焚之火既熾即自投火中

死至順三年事聞贈文與僕以爵諡曰英烈王氏  
曰貞烈夫人有司為立廟祀之號雙節云

郝氏劉應麟妻應麟祖虎為宋觀察使自廬州  
徙居建康嘗統師拒北兵濠之五河中矢洞腹  
達背久之瘡潰而死時妻王氏始二十餘守  
志不出戶庭者五十二年其子祐為監稅官僅  
弱冠死時妻郝氏年二十一守志如姑王氏之  
行者五十三年及應麟妻郝氏尤勤勵婦操應  
麟歿事二姑四十餘年皆以公壽終時謂劉氏三

世貞節咸嗟異云

周氏李成妻年二十喪夫年二十一守志如姑王氏

盡孝天曆二年部擬旌表門閭

吳氏劉英傑妻宋知縣季中女年二十一喪夫

子慶孫端中皆立為節婦他適孝事舅姑教

子皆為儒年七十餘元統二年部擬旌表門閭

復其家

周氏張安妻年二十一喪夫守志十載一子復

喪孫二人皆幼子婦樊氏奉姑亦守節不嫁周

元史卷一百一十一 三 二百七十  
氏年七十餘大德十一年部擬旌表復其家

楊氏王元壽妻元壽爲沿江制置司計議官死於難楊氏年二十守節不嫁教其子招孫建孫長立仕宦招孫終溧水州知州建孫任龍興路富州判官楊氏以子恩封上元縣君大德五年部擬旌表門閭

馬氏劉祐妻山東人寓居府城西隅清化坊年二十九喪夫終身績紵以養舅姑年五十餘元五年部擬旌表門閭

衡氏趙宗澤妻建康人少有志操時汝穎未攻陷建康衡與趙棟妻夏氏趙楷妻劉氏俱不受辱沈水而死時號三烈

大明楊氏金陵民家女事安陸侯吳復爲妾復守黔陽以疾卒楊自縊以殉事聞

高皇親降手勅封貞烈夫人

王氏江東人都指揮陳忠妻忠守交趾王與俱會黎賊叛忠戰沒王時年二十三攜二女登竹筏出交趾東海城進海門潛賂賊黨收忠屍斂

之浮海間關扶柩南歸葬所居後紡績以度朝夕卒與忠合葬人謂其夫婦忠節兩無愧云  
俞氏京城人張五妻年二十七歲洪武十九年夫病故俞守節終身

胡氏京城人李福保妻年二十四夫故守節

余氏府軍右衛人楊祖壽妻洪武二年祖壽征進鳳翔等處陣亡余氏年二十七守節以上俱永樂間奉 旨旌表

薄氏府軍右衛人蘇官福妻洪武三十三年

故薄氏時年二十八守節無玷

鄭氏神策衛人王畱兒妻洪武二十八年畱兒征進廣西陣亡鄭年二十四歲思姑楊氏年老誓不再嫁養姑終身

王氏府軍右衛人田二妻洪武三十五年夫亡王氏守節三十餘年

龔氏豹韜衛人黃受公妻受公差運糧德州病故守節三十餘年

汪氏豹韜衛人陳安兒妻洪武二十二年安兒

差德州運糧病故汪時年二十餘守節終身  
仲氏京城人陳忠妻忠於洪武三十一年病死  
仲氏時年二十七守節撫孤年八十餘卒  
顧氏京民奚善才妻年二十夫亡守節終身  
吳氏京民陸保兒妻年二十九洪武二十一年  
保兒病故守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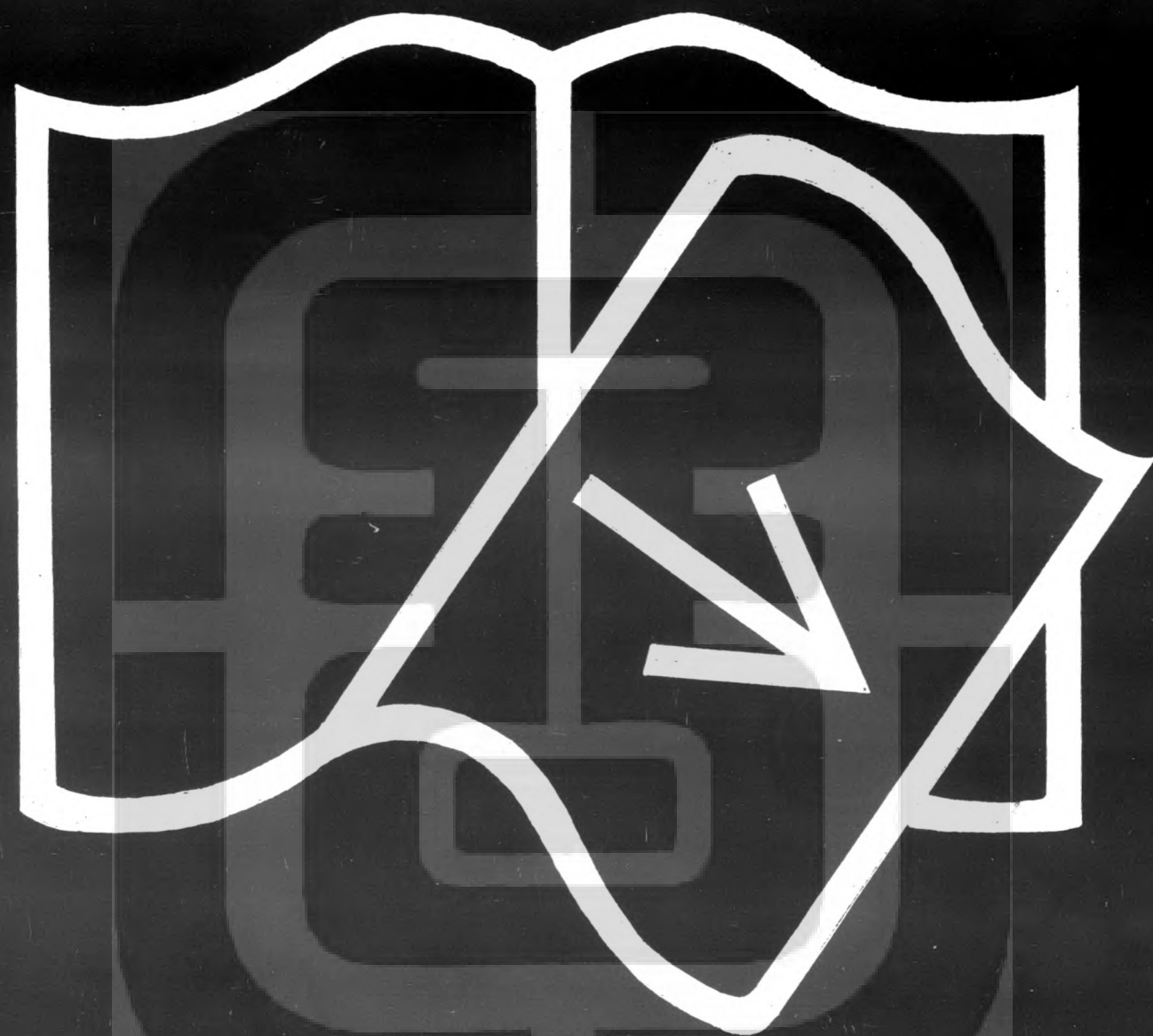
楊氏神策衛人夫劉受征進太原戰亡守節

倪氏京城人劉畱住妻洪武三十年畱住病故  
倪年二十六守節以上俱宣德間奉 旨旌表

周氏龍江右衛人鄭忠妻永樂九年忠隨  
侯北征時周氏年二十四孕男鄭敬在腹方二  
月及生三歲忠始回病故周守節養曾祖母徐  
氏壽終敬選西洋等國公幹回正統二年自將  
母甘貧守節二十七年具本奏 聞  
張氏錦衣衛人袁討兒妻永樂四年夫亡張氏  
年二十五歲專務紡績撫養幼孤

魏妙真京民鄧信妻信亡守節

魏氏平市街居民伊端妻永樂十七年端死魏



原件短缺

7~8

年二十八守節大學士劉公定之爲作永貞堂  
記以上俱正統間奉 旨旌表

孫氏京城人趙和妻永樂六年和征安南死孫  
氏年二十四歲守節

蔡氏上元人朱金保妻宣德六年金保病故時  
蔡年二十九遺男朱榮方六歲家素貧乏又無  
伯叔蔡氏力貧奉養舅姑及卒喪葬如禮撫榮  
成立天順八年遇 旌表

孫氏府軍後衛千戶和妻和征進安南  
張氏織錦坊民葉阿僧妻年二十九歲永樂二  
十年夫亡守節育孤不移初志

王氏錦衣衛指揮黃賓妾也賓以病卒王即欲  
自刎爲家人所救尋復自縊以上俱成化間奉  
旨旌表

焦氏江陰衛舉人任忱妻忱中應天府己卯鄉  
試四年病故焦氏時年未三十守節終其身

段氏龍江右衛人邵澄妻澄病亡段誓死守節  
時年方二十五歲子宗林在襁褓撫育成立壽



八十有五卒以上弘治間奉

旨旌表

趙氏知府俊女母病刲肉療之愈嘉靖間事  
聞旌表

顧氏其先吳人洪武中以富戶實京師居儀鳳  
門父仲華爲贅壻陸某不二年夫卒喪畢父母  
嘗其志泣曰夫豈有二乎淚雨下父母亦泣不  
能休遂不復言居父家極盡孝道保養孤姪年  
五十二其居爲鄰火所燼父結小屋居之父壽  
卒其他欲迎養焉顧曰吾生於斯豈宜他哉

死而已未幾卒事在正統間

黃善聰金陵淮清橋人年十二失母有姊口道  
人父販線香爲活憐善聰孤幼無依詭爲男子  
裝攜之遊廬鳳間數年父亦死善聰變姓名曰  
張勝仍習其業李英者亦販香自金陵來不知  
其女也約爲伴侶同寢食者踰年恆稱疾不解  
衣夜乃溲溺弘治辛亥正月與英偕返金陵年  
已二十矣往見其姊姊言我初無弟安得來此  
善聰笑曰弟卽善聰也泣語其故姊怒詈曰男

女亂羣辱我甚矣汝雖自明誰則信之拒不納  
善聰不勝憤懣泣且誓曰妹此身苟浣有死而  
已須令明白以表此心其鄰有穩漣姊聊呼驗  
之果處子乃相持痛哭手爲易男子裝明日英  
來再約同往則善聰俄爲女子矣英大駭問知  
其故怏怏如有失歸告其母其母大賢之時英  
猶未室卽爲求婚善聰不從曰妾竟歸英係人  
不疑乎交親鄰里相勸則泣涕橫流所執益堅  
傾都喧傳以爲異事厥衛聞之乃助其聘禮判

爲夫婦焉

盛氏黃鍾妻鍾亡成時年二十餘遺孤始生三  
月遂誓不二志事舅姑克盡婦道子年十五復

天盛晝夜號哭初志愈堅苦節終身鄉閭稱之

蔡丑女上元文學蔡坦從妹也少孤與祖母居

已受聘一日祖母出有逐僕爲僧者來就食問

以貨挑之不從遂迫之以刃衣裳盡裂次第受  
傷至十一處罵聲不絕竟死竈下不辱血淋漓  
塗地時女年十有五賊旣殺女乃遞去牛首山

及官行驗時自來叩首伏罪官怪問其故賊曰  
女實未死引我至此耳夫女既殺身不辱又能  
執賊報仇吁亦異矣

王氏太僕少卿韋女適上元李長史璨之仲子  
芹自幼淑慎聞詩禮之訓兼通經史及歸李氏  
躬親中饋舉足出言罔不周慎姑夏氏疾王晝  
夜侍養不解衣而寤者數旬至病殆則夜祝天  
剗臂取血調藥以進人竟不知而姑亦卒弗  
哀毀如禮其姊見其每盥頰左臂有護身符

之泣曰嗚呼吾取血以救姑而竟弗瘳是吾  
感未至也復何言乃記疇昔之夜明燭置於  
窻案間者爲此也子登方三歲而王卒親族至  
今賢之

王氏史敏妻史之先爲溧陽侯裔 國初自山  
東徙實京師隸籍上元家世饒裕而王性端肅  
能躬勤儉以率家衆敏早卒王年纔二十有七  
撫其子經遊府庠未幾經又早卒撫其孫五人  
孟孫世衡授河南陽武縣簿仲孫世揆授光祿

署丞尤好義餘皆有成立曾孫三十有一人咸有撫摩之功年八十有四卒孀居凡五十有七年冰節皜然

廖氏舉人沈九思妻年十七于歸天性端淑後七年九思計偕京師卒廖年纔二十四旅襯既至誓共死絕食數日時翁且老孤鳳翔纔三齡翁勉以事育爲重始強食門戶衰薄苦節自守翁歿易釵珥送其終家益窘愈勤約篤意庭萬曆四年鳳翔舉於鄉二十一年成進士

### 人物雜誌

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如醫藥卜筮皆有益於世聖人所不廢若夫琴師畫史若不足爲有無者然古之高士常怡情寄意於其間故人亦有取焉至於二氏之學儒者每排擯之不欲道然余觀其爲教超世絕塵遊方之外高明奇異之士或託而逃焉以故徃徃多卓絕之行如祥麟威鳳世所希覲近世王公大人多崇尚之此其中必有過人者非苟而已也余故於此

元鼎志 卷十一 三十一 三百〇八  
數者略紀其行事俾其人亦得以自見焉

陳訓字道元少好秘學天文筭歷陰陽占候無不畢綜尤善風角時臨平湖開或言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陽孫皓以問訓訓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人曰青蓋入洛銜璧之兆吳亡隨例內徙拜諫議大夫俄去職還鄉王導多疾每自憂以問訓訓曰公耳豎垂肩必壽亦大貴子孫當興於江東訓卒年八十餘戴洋字國流吳興人善風角好道術妙解占候

徐氏本縣徐文仁女年十五適儒民江良幾高妻夫故氏年廿八育雙孤長文煥八歲次文煥四歲水蘖礪操紡績贍養及氏抱病煥輒號天願代遂而誠感旋愈至於服官盡職活軍民墮難婦賑流亡完人婚掩暴骼種種悉由母命所謂匪是母不生此子者也巡方使宗韓劉公廉實題褒內稱徐氏秉貞潔之操萃懿德之美撫子成人孝敬不違母儀可風堪以維俗奉旨行縣給銀三十兩建石坊旌表壽七十一終

論曰古人有云願爲良臣無爲忠臣然必有忠  
臣之心而後可以爲良臣婦道亦然以節義自  
表見者乃女子之不幸也然非有節婦之心下  
惡能爲賢婦哉此其關於世風非淺鮮也旌  
之典先代已然而我 國家尤重顧邇年以來  
寒微者或不聞於有司而徃徃藉家之豪富了  
孫之貴顯然後得徼光寵人或指而訾議之  
憐其貧者則亦奚足貴乎甚非

朝廷風勵世道之責者其留意焉

上數吳末爲臺吏知吳將亡託病不仕吳平還  
鄉里揚州刺史嘗問吉凶於洋答曰熒惑入蘭  
斗八月有暴水九月當有客軍西南來如期果  
大水而石冰作亂王導遇病名洋問之洋曰君  
侯本命在申金爲土使之主而於申上石頭立  
台火光照天此爲金火相爍水火相煎故受害  
耳導卽移居東府病遂差

徐文伯字德秀丹陽人太守熙曾孫熙好黃老  
隱秦望山有道士授以扁鵲鏡經曰君子孫當

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因精心學之遂名震海內子秋夫彌工其術仕至射陽令世傳嘗爲鬼碱腰痛秋夫生道度叔嚮皆精其業道度仕宋文帝朝位蘭陵太守道度生文伯叔嚮生嗣伯文伯兼有學術倜儻不屈於公卿孝武路太后病衆醫不識文伯診之曰此石博小腸耳乃爲水劑消石湯病卽愈除鄱陽王常侍明帝宮人患腰痛牽心每至輒氣欲絕衆醫以爲肉瘿文伯曰此髮癥也以油投之卽吐得物如髮

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挂門上適盡一髮而已病都差子雄傳家業位奉朝請能清言爲貴游所善事母孝母終毀瘠幾至自滅俄而兄亡扶杖臨喪撫膺一慟遂絕嗣伯字叔紹亦有孝行位至員郎諸府佐醫效與文伯埒焉吳廷紹爲南唐太醫令烈祖食飴喉中噎國醫皆莫能愈廷紹尚未知名獨謂當進楮實湯一服疾失去馮延巳苦腦中痛廷紹密詰廚人知延巳平日嗜食山雞鷓鴣廷紹投以甘豆湯亦

愈羣醫默識之他日取用皆不驗或叩之曰噎  
因甘起故以楮實湯治之山雞鷓鴣皆食烏頭  
半夏故以甘豆湯解其毒耳聞者大服

王齊翰建康人善繪事開寶中有步卒得其所  
畫十六羅漢像鬻於市宮中劉元嗣以白金四  
百兩請售之

唐文濟金陵人性冲澹以琴爲娛太宗朝待詔  
一曰古琴五弦文武增爲七朕欲令蔡裔增  
弦對曰不可五弦有遺音始益以二今無所

上增之文濟守前說上喜其有終令賜緋

術士王生金陵人瞽而善聽聲丁晉公謂守金  
陵王生潛聽其馬蹄聲曰參政月中必召拜相  
果如其言後真宗晏駕謂充山陵使王生來京  
師俛聽馬蹄聲曰有西行之兆諸子責曰爾知  
相公充山陵使故有是說或密問之曰蹄西去  
而無回聲後果罷相分司西京繼貶崖州

蔡槐德與人僑居建康少日讀書卓犖不羈工  
相人之術然不妄許可至元二十三年與傅學



士立等偕名至京師詔問朕壽幾何對曰仁者  
壽陛下壽及八旬時春宮未建嘗賜見便殿俾  
定儲君於諸皇孫中對曰某位太子龍鳳之姿  
天日之表他日必爲太平天子後七年登極卽  
成廟也久之大臣有姦利者請問休咎槐拒不  
往見他日見於朝辭色甚怒槐爲言曰相公能  
憂國愛民自可享期頤之福何問之有然亦懼  
其讒間授集賢學士辭不拜乞歸田里從之勅  
復其家稅役隱居鍾山不復有仕進意臺省以

下官恒以上意歲時詣門存問數年時相果  
元貞改元復名不赴以疾終於家

蔣用文其先魏人洪武初徙句容遂入都城精  
於醫永樂中爲太醫院判日侍文華殿其醫主  
李明之朱彥脩不執古方而究病所本自爲方  
故所治恆十全王公大人下逮氓隸有疾衆所  
難愈者謁用文治卽愈謂不可愈無復愈者年  
七十四卒遣中使護喪歸葬子四人長主善能  
世其傳

仁廟嘗諭用文曰卿有子矣用文卒召赴京諭慰  
再四賜織金衣即日授御醫尋陞院使出宮媛  
三人李莊徐以爲繼室恩賚甚厚景泰間卒次  
主敬主孝主忠皆以醫名而主孝喜爲詩主忠  
尤嗜儒術爲古文辭主孝子諡別有傳

蔣子成少工繪素山水人物俱優後惟以畫觀  
音像馳名都下其畫像點綴意態自與凡品不  
同稱者以爲吳道子後一人

姚侃字文剛其先吳人祖父始徙金陵占籍

衣衛少從吳中李醫產學帶下醫盡得其妙人  
有疾弗能愈者治之立效性好義鄰里親交之  
貧不能給與喪不能舉者恆出其餘以周之後  
以子貴贈禮部郎中子昺字懋明由乙未進士  
授工部主事歷陞永州知府有惠政卒於官

吳琳字宗器其先浙之定海人洪武初以戎籍  
居金陵幼業儒慕天官學去學於何司曆盡得  
其秘被薦入欽天監正統景泰間從征虜苦瘁  
有功天順初玄象示警

英宗召見便殿奏對稱 旨賜白金文綺成化戊子因災異上言君能脩德格天則災變爲祥若高宗雉鼎宣王旱魃皆因災知懼卒成中興之美因條陳弭變圖治六事言多可采居家孝友庭產嘉瓜並蒂人以爲雍睦之應云

**嚴景**字克企其先姑蘇人祖道通以醫業起家徙居金陵景幼好學通易尤精於家學永樂中詔太醫院送名醫子弟讀書備用命趙友同與敏德教之景方弱冠在選中益探闡奧吳趙

師喜曰是子不羣他日必以醫名後果名都求治療者無虛日子弟來從學者無間遠近景氣岸甚高動必以禮而勇於行義尤喜吟咏學士周公敘結詩社於金陵景與焉倪文僖公亦稱其行誼志節有古逸民之風

**吳淦**字宗澄精卜筮有奇驗名動縉紳天性孝友嘗因親病每夜稽顙北辰求禱病轉劇則割股和羹以進遂得痊復鄉人重之

**吳偉**字次翁其先楚人少遊金陵遂居焉後以

畫名都下臨繪用墨如潑列觀者甚駭少頃揮  
灑巨細曲折各有條理若宿構然評者謂可與  
馬夏伯仲弘治末以名畫取赴京師

孝廟甚奇之以忤貴近放歸尋卒其畫至今珍馬

周文銓字汝衡少業儒不成棄去學醫視俗工  
所為詫曰醫道止是邪復棄去閉門取素難本  
草諸書及復研究探厥玄渺始出應人之求切  
脉製藥一主朱李迥出流輩眾大駭然病者輒  
愈乃大服由此名動京國公卿恆折節禮下之

負其才藝達官顯人非與抗禮卒不赴又健  
值主人會心縱談或至移時竟忘他請以是多  
失豪貴人意乃之他醫他醫安庸者或致產千  
金衡卒以窮死醫效籍甚平生不以授人人亦  
無能受之者今不傳

帛尸黎密西域師子國王子以國讓弟為沙門  
晉永嘉中到東土止於大市王丞相導一見奇  
之以為吾之徒也黎密常行頭陀行卒於梅岡  
帝於塚邊立寺因號高座高座道人不作漢語

或問此意簡文曰以省應對之煩

支遁字道林本姓關氏陳畱人幼有神理聰明秀徹晉哀帝時召遁講法禁中一時名士如謝安王羲之殷浩郗超輩並與結方外交在建業將涉三載乃註般若四禪諸經嘗與人論逍遙篇曰桀跖以殘害爲性若適性爲得者彼亦逍遙矣因爲之註羣儒舊學咸所歎服

杯渡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姓名常乘木杯渡水水因以爲號在建康時唯荷一蘆圖子更無餘

或擲於地數十人舉之不能得嘗欲之累足杯中食頃達北岸潮溝有朱文殊者奉佛法渡多來其家其他神異不可備述元嘉三年死葬覆舟山後人復見渡如平時

求那跋摩西域僧也宋元嘉中東遊渡江居金陵祇園寺文帝嘗問之曰朕常願持齋不殺生命對曰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不由人且帝王所修與凡庶不同四海爲家萬民爲子出一嘉言則士庶咸悅布一善政則神人以和刑不天

命役不勞力則風雨時若百穀滋繁以此持齋齋亦大矣以此不殺利亦多矣安在輟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然後爲弘濟邪帝撫几稱善

**寶誌**本姓朱金陵人少出家止道林寺至宋泰始中始顯靈跡常跣行街巷執一錫杖杖頭挂剪及鏡或一兩匹帛與人言始難曉後皆効驗時或賦詩言如讖記江東士庶皆莫事之齊武帝謂其惑衆收禁建康獄詰曰遊行如故而獄中仍一誌乃迎入宮敬事之忽一日著二帝

帽人皆怪之俄而武帝殂文惠太子及豫章王相繼薨逝梁武帝崇信西法尤所敬禮嘗對帝食鱸武帝曰朕不知味二十餘年矣誌乃吐出小魚依依鱗尾太子綱初生日遣使問誌誌合掌曰皇子誕育幸甚然冤家亦生於此後推尋曆數蓋與侯景同年月日生也天監十三年無疾而終

**傅大士**婺州人年十六娶妻劉氏生二子偶遇西域沙門高頭陀引之臨水觀影圓光寶蓋法

從甚盛心感悟遂出家梁武帝詔至建康聞其  
神異預鎖諸門大士以木槌叩其一門諸門悉  
啓直入善言殿帝為設食竟止鍾山定林寺帝  
又請講金剛經大士揮案一拍而起帝不喻再  
請講乃陞法苑珠林四十九頌遂便去迨今頌行於  
**達磨**西域僧也傳佛心印聞梁武帝崇信釋典  
乃自南海廣州達建康時武帝與寶誌雲光講  
說因果達磨以為非佛旨遂去止少林乃面壁  
九年不語後以所傳衣鉢授弟子慧可是為南

來第一祖云

**藏法師**梁開善寺僧初與何胤遇於秦望山後  
還都卒於鍾山卒之日胤在吳中般若寺見一  
僧授以香爐奩并函書云發自揚都呈何居士  
言訖失所在函中莊嚴論世中未有訪之香爐  
乃藏公所常用者

**文益**餘杭人幼出家得達磨之傳居建康清涼  
寺唐主嘗請入宮觀牡丹求賦詩師即咏曰擁  
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

紅艷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  
知空說者以爲後主時事非也其教大行禪門  
尊仰之曰法眼宗

木平和尚不知何許人南唐保大初徵至闕下  
挂木瓶杖頭倏不見後主問曰和尚何在因引  
瓶自蔽詭曰某在此澡浴後主拜之木平曰陛  
下見羣臣勿言臣在瓶中浴後主笑曰和尚見  
人亦勿道吾拜汝常出入禁中他日從登百  
樓後主問其制度佳否對曰尤宜望火初不

其意後數載木平卒淮甸大擾烽火相接後主  
常登望以占動靜又素愛慶王因問壽命幾何  
曰壽當七十是歲病終年十七蓋反語也爲建  
寺宮側居之名木瓶後訛爲木平云

譚紫霄泉州人有道術能禁沮鬼魅祈禳災福  
知人壽夭後主召至建康賜道號階以金紫比  
蜀之杜光庭皆不受所獲醮祭之施轉以給四  
方賓旅金陵旣下忽無疾卒人謂尸解莫知其  
壽算歸葬日有祥雲白鶴盤繞送之



周顛仙建昌人患顛疾嘗浪遊南昌撫州歲將三十俄有異詞每謁新官必曰告太平

太祖平南昌歸建業顛亦隨至

太祖曰此來何爲對曰告太平自後日顛不已一日命巨釜覆之圍以束薪火盡啓視儼然如故如是者三俱無恙詳見御製碑文

冷謙字啓敬諳音律宋景定時人

國初以賣

冠入見

太祖授之協律郎善遜一日至便殿索小罌先以

一足入之已而漸沒其中呼冷謙輒應及視之乃空罌耳因令碎之左右執碎罌呼之片片皆應自是不復見後有人遇之武當者

劉長春贛州人幼爲道士遇趙原陽授以淨明

忠孝道法洪武中召至闕下試以道術靈應赫

然建西山道院於朝天宮以居之嘗出入禁中

與論道要命乘傳遊名山永樂初召還禮遇甚

至以忤權貴爲所中謫置雲南洪熙改元首遣

內臣徵還賜號長春真人及輿帳僕奉之具甚

備宣德中寵眷益隆真人志行高潔旁通醫術

又為金丹起人之疾尤有奇驗臨終跌坐而化

張三丰不知何許人丰姿魁偉美髯如戟入武

當山脩行寒暑惟衣一衲或處窮寂或遊市井

浩浩自如如有問之者終日不答一語或與論三

教經書則吐辭滾滾皆本道德忠孝每事輒先

知之所啖斗升俱盡或辟穀數月自若也登

如飛或隆冬臥雪中齟齬如常時

太祖聞其名遣使求之不得永樂初累致書敦

乃入見嘗奏對忤旨欲殺之忽不見

上遂病有使者遇之途附進蓑衣草數莖煎湯服

之立愈由此遂絕李景隆事之甚敬臨去贈

蓑笠云他日有難可服此後其家遭幽閉年久

絕食乃思其言服之行過處地即生穀一夕便

熟賴此以濟及宥出後服之而行地不復生穀

矣至今蓑笠尚存

閔希言不知何許人頂一髻不巾櫛龐布夾衫

有裙襦而無衲服履而不襪疎眉目豐輔重頰

腰腹十圍得如來一相曰馬陰藏盛暑輒裸而  
暴日中不汗窮冬間鑿冰而浴以故所至人皆  
異之奉之憤則憤奉之衣則衣予之金錢則亦  
寘袖中轉盼卽付之何人手不顧也出則童子  
噪而從之人有以爲二百歲者或云止可五六  
十則亦隨答之問其所繇得及延年冲舉之術  
則不應嘗過一毛百戶家飯畢沐浴趺坐而化  
顏色如生浹旬不變蓋尸解云

論曰方術伎藝雖無當大道然自古記之矣茲

不具論至若道家如老子老子之書言脩身治  
國之道辭深而旨遠未易測識及讀古先生言  
則又汪洋瀕洞其論心性殆并吾儒之所引而  
不發者吐露盡矣茲無論其精者卽其徒草衣  
木食澗飲巖棲殆蟬脫塵埃之外其視功名富  
貴不啻鴟鷂腐鼠耳世之儒者號曰知道顧徒  
往勢利膏肓塵情痼疾茲正可爲其礮砭且  
爲空言以闢之奚益哉假令剖藩籬窺寥廓  
以及性命之情則於吾道不爲無助此可爲

者道未易與俗人言也吾悲世人不究其實  
斥之曰異端異端云爾故爲之說如此大觀  
或有取焉

上元賦

同和齋

天

日



原件短缺

12卷

